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十五卷 一冊

愛日精廬抄本

中华古籍保护

九九〇八

重刊增廣類林序

傳記百家之學率皆有補於時然多散漫不倫難於紀故前賢有區別而為書號曰類林者其来尚矣惜乎次第失序門類不備予因暇日輒為增廣第其次序將舊篇章之中添入事實者加倍又復增益至一百門逐篇俾之以贊為十五卷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若夫人君之聖智聰明臣子之忠貞節義父子兄弟之孝慈友愛將相之權謀大體卿士之廉潔果斷隱遁之潜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新風俗之好尚陰德之報應酒醴之耽沉恩怨之報施形軀之長短容貌之美惡男子之任俠剛方婦人之妍醜賢愚神仙之清修鬼神之情狀宮室之華靡屋宇之

毘崇天地之運移日星之行度山海之靈潤鑿筮之精專草木之奇秀金玉之純良蠻夷之頑獷禽魚之巨細凡六合之內所有無不槩舉雖不敢謂之知所未知亦可謂之具體而微矣其於善者不敢加於褒飾惡者不敢遂有貶斥姑取其本所出處芟其繁節其要而已覽者味其雅正則可以為法視其悖戾則可以為戒豈止資談柄而詫多聞不為無可取也鄉人李子文一見曰專門之學不可旁及至如此書無施不可好學通變之士之所願見我為君刊鏤以廣其傳如何予謹應之曰諾於是舉以畀之併為之序嵗大定己酉歲夏晦平陽王朋壽魯老序

分門類林雜說總目

卷第一
孝行門　孝感門　孝悌門　孝友門
禮賢門

卷第二
勤學門　勸學門　志節門　高士門
廉儉門　儒行門

卷第三
敢信門　烈直門　忠諫門　納諫門
拒諫門　聖明門　行果門

卷第四
權智門　斷獄門　清吏門　酷吏門
聰慧門　恭敬門
卷第五
機巧門　辨捷門　隱逸門　方術門
相徵門　仁友門　友人門
卷第六
貞潔門　賢女門　女禍門　醫藥門
卜筮門　占夢門　異識門　烈女門
卷第七
文章門　感應門　報恩門　報怨門
嗜酒門
卷第八
別味門　豪富門　貧窶門　貧達門
攻書門
卷第九
善射門　音樂歌舞門　壯勇門　美婦人門
美丈人門
卷第十
醜婦人門　醜丈夫門　長人門　短人門

愛日精廬

肥瘦門　怪異門　祥瑞門　謌謠門
卷第十一
天文門　歲時門　佛教門　道教門
神仙門上
卷第十二
神仙門下　女仙門　鬼神門上　鬼神門下
卷第十三
婚姻門　死喪門　牀席門　扇枕門
舟車門　燈燭門　冠履門　酒食門
羹肉門　奴婢門　四夷門
卷第十四
經典門　史傳門　書字門　講說門
筆墨門　硯紙門　金銀門　珠玉門
錢綃錦繡門　印綬門　都邑城郭門　宮殿樓臺門
卷第十五
堂宅門　墻門　園圃道塗門　市井門　菓實門
花竹木植門　禽獸蟲魚門
分門類林雜說總目終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一

平陽王朋壽編

孝行篇第一

虞舜 尚書帝曰朕在位七十載耄期倦於勤有能庸命巽朕位岳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烝人不格姦 **文王** 禮記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亦如之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仲由** 禮記仲由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心是之為孝行 **公明儀** 禮記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也安能為孝乎 **董黯** 字孝治會稽豫章人也少亡其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每得甘果美味輒即奉獻於母母常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謂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常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

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常使我愁是以瘦耳寄聞之俄黵不在遂入黵室內捉黵母拽於牀下手摑脚踏苦辱而去黵歸見母在牀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寄頭祭母墓乃自縛詣官會赦得免後漢時人也

晉申生 獻公先娶

齊女為后生太子申生齊后卒乃立驪姬為后生子奚齊及卓子驪姬欲立奚齊為太子讒申生往其母墓祭之申生還驪姬潛以毒藥安肉中申生欲上公祭肉姬謂公曰蓋聞食從外來可令人嘗試之公以肉與犬犬死與婢婢死姬曰為人之子者乃如此乎公以垂老之年不得終天之年而欲毒藥殺而早圖其位此時非但殺公亦當及于諸子請將二子自殞於狐狢之地無為被太子見其魚肉也公大怒賜申生死大夫李克謂申生曰何不自治申生曰吾父老矣卧不得姬則不安食不得姬則不飽吾若自治公則殺姬為人之子者殺父所安非孝也遂自縊而死出

孝子傳

眉間尺 謂眉間濶一尺也楚人干將莫耶之子也楚王夫人嘗於夏取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此鐵為雙劒三年乃成劒一雌一雄莫邪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劒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劒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即收莫邪殺之莫邪知其應乃以雄劒藏屋柱中柱下有石磉因囑妻曰卿懷孕若生男可語之曰出北戶南山之松松生於石劒在其中妻後生男眉間廣一尺年十五問母父在時事母因述前事乃思惟剖柱得劒日夜欲報殺楚王王乃購募覓其人乃宣言能得眉間尺者賜金千斤分國共治眉間尺聞乃便逃入山路逢一客客問曰汝是孝子眉間尺否答曰是客曰吾能為子報讎眉間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欲得子頭并子劒眉間尺乃與劒并頭客受之與王王大賞之即以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須至自臨之王即往臨看之客於後以劒擬之王頭即墮鑊中二頭相咬客恐眉間尺不勝乃自復劒擬頭頭復墮鑊中三頭相咬經七日後乃一時俱爛乃分葬之在汝南宜春縣今三王墓是也出孝子傳

伯夷叔齊

伯叔親兄弟也遼東孤竹君之子父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位與異母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僚乃為君夷齊皆仕周值文王薨其子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兵伐豈謂孝乎武王怒將誅之太公諫曰此義士也但未通權變耳王悅乃用為左丞相夷齊曰臣不忠唐突君威豈敢受君之爵祿也遂隱首陽山嗽果采薇而已不食周粟王靡子入山見

之謂曰君是何賢人獨在山中齊答曰吾遼東孤竹君之子兄弟相讓父位来歸于周值武王不義隱此山不食周王之粟以菜果為粮耳靡子難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不食周粟乃食周之菜果何有異哉於是夷齊遂不食七日俱餓死啟末周初時人出烈士傳

侯郁 東觀漢記侯郁字叔異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嘗抱持涕泣不肯飲食母怜之強為之食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異之因字曰叔異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強舉孝廉无奴僕香躬自勤苦盡心供養身無袴被而親極滋味暑則扇床枕冬則温席而後授其處者矣

陸績 吳志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術大奇之

殷惲 蕭廣濟孝子傳殷惲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待進母未嘗先食

鮑永 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節事後母盡心至孝其妻於母前叱狗即出之

贊曰 孝乎惟孝 百行之先 大哉虞舜 聖性自然

頑父嚚母 不格于姦 象慠傲很 罔敢恣專

孝感篇第二

杜孝 蕭廣濟孝子傳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至孝應役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必得此因投江中婦出江渚因見筒橫来觸岸異而取視見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取而進之聞者皆駭然

陳業 云云

董永 千乘人也少失母獨養父父亡无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无錢還君當以身作奴永得錢葬父畢將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奴心願為君婦不恥貧賤永遂同婦人至錢主主問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織耳主曰為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妻遂索絲七旬之內千疋絹成主驚遂放夫妻而去行至前来相逢處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見君志孝天使我償債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忽飛而去永惆悵而已前漢時人

蔡順 字君仲汝南人少失父下大飢荒順摘椹赤異器赤眉賊見之順曰黑者與母赤者自食賊感其孝遺斗米令順養母母嘗往他家飲酒酒吐順

昭文張金吾藏書

恐母被毒乃嘗其吐後終停柩東鄰失火順大慟一身不能遷移遂伏棺上火飛過燒西舍一里之內唯順得免母生時畏雷及葬後每有雷雨馳走繞墳大叫順在此順亦不守聞之每有雷即給順車馬往墓後漢人

姜詩 字上游廣漢人

母好食江水詩妻取水不及時遂棄妻妻便寄隣家供養不闕詩母又好食生魚每作鱠倩人送之陰養如故詩母感之遂命還舍舍傍忽有水泉湧出味如江水中有鯉魚因以奉母後漢人事出烈女傳

薛包 字孟嘗汝南人後母惡之分包出外至於晨昏竊來門外洒掃而去母怒復逐之包心不易每得美膳倩人送父母父母慚之召包却還後漢人

丁蘭 事母至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出孝子傳

韓伯瑜 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悅受之今者杖汝何得泣悲瑜對曰往者得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乃衰是以悲泣事出韓詩外傳

盧毓 漢書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大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來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年荒毓奉養孤嫂及兄子以孝行稱之

山偉 魏收後魏書山偉弟早死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死之後責宅以葬

卜式 漢書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欲分居式脫身出止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以與弟十餘年間羊至千餘口買田宅而弟基業破盡式輒復分與之

李充 汝南記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憹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无為空自苦也充請呼隣里室家相對共訣妻信之悉召隣里親戚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其妻妻泣而出門去

趙孝 東觀漢記趙孝字長平沛國人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婦俱出外孝乃與其妻飯蔬菜比弟夫婦還即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弟夫婦

魏霸 謝承後漢書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臨郡終不遣吏歸鄉里妻子不令到官舍嘗念兄嫂在家勤苦己獨尊榮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子躬耕與兄弟同居甘苦如一而鄉里化之

贊曰 人之愛厚　莫甚天倫　連枝之戚　同氣之親

孔融敬讓　**蔡順誠純**　**長少以異**　**尊卑以陳**

當時播美　**千古揚芬**　**著之方冊**　**以勸人群**

孝友篇第四

昭文張金吾藏書

王修 字叔治北海人年七歲母以社日死来歲社日號泣感感隣里為之罷社後任青州別駕後漢末魏初人 **吳猛** 字世雲豫章人年七歲有孝行於夏日伏於父母床下二親問其故對曰恐蚊蝱咬父母猛以身與食之晉時人事出孝子傳

趙孝宗 長平人也弟禮為餓賊捉將欲食之宗聞之走謂賊曰禮瘦不如孝宗肥請代弟死賊相謂曰此義士也賊遂共釋之漢明帝時為長樂尉出孝子傳 **姬旦** 七歲有孝行至夏日伏於父母床下問其故曰恐蚊虫侵父母晉時人

鮑山 字文才京兆人也兄弟三人山最長養母至孝值漢末飢荒兄弟在田將逢子斗餘弟歸與母被賊繩縛弟見之走告山山持刀遂至賊張衛待之山從母斬賊數人賊懼遂還山母却歸北舍嫗亦被驅將嫗回頭向山山又斬賊賊曰還君母訖何斬不止山乃指嫗視賊是我廋也賊又放之也 **尹伯奇** 周之上卿吉甫之子父更娶後妻又生圭伯奇至孝後母嫉之欲殺奇乃取蛇密安瓮中命奇圭視之圭年小見蛇乃驚便號叫走稱奇打我母聞吉甫甫不信又謂甫曰奇存非法向我君不信今與奇遊後園君遥觀之甫信其言於是母與奇至園中詐云被刺脚令奇看之父遥見謂如母言呼奇責之奇恐傷母意終不自治遂自抱石投河而死周宣王時人出孝子傳

贊曰 友愛教育 功歸厥兄 趙禮化盜 孔氏趍刑
常棣蕚韓 紫荊後榮 庳封虞舜 樓美唐明
閔損自苦 鄧攸逃兵 鄙夫管蔡 不義垂名

禮賢篇第五

西伯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姓姜從其封故曰呂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霸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桓公** 史記齊桓公立欲殺管仲鮑叔牙曰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公乃從之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心管仲来及堂阜鮑叔脫其桎梏見桓公厚禮之遂以為大夫 **文王** 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國聞西伯善養老来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歸之矣 **沛公** 史記沛公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沛公方踞床使兩女洗足食其曰足下必欲誅无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之上座 **烈侯** 史記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曰寡人有愛可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也烈侯曰鄭歌者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不期耆吾君自代来謂公仲曰君好善今公仲相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耆吾君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苟欣侍以舉賢徐越侍以節儉君說使使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苟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公仲衣二襲 **文侯** 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未可圖也 **晏子** 齊春秋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遇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吾在縲紲彼不知我也夫子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矣 **騶奭** 齊世家騶奭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侯嘉之為開第宅康莊之衢高門大屋諸侯賓客覽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 **魏無忌** 魏世家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為人仁而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歸之諸侯以公子多客不敢加兵 **侯嬴** 史記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公子信陵君厚遺之不肯受乃置酒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上坐不讓欲此觀公子公子愈恭又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乃見其客朱亥故久立微察公子顏色愈和時賓客待公子舉酒市人皆罵侯生公子終不變公子引侯生坐上座客皆驚侯生曰嬴把鬬者也公子枉車騎迎嬴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遂以侯生為上客 **公孫弘** 漢書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待天下賓客賢士後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陳蕃** 後漢書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徐孺子来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太宗** 唐書太宗為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賢士於是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命褚遂良為贊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時號為登瀛洲 **周公** 史記周公嘗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不為不貴然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士唯恐失一賢人 **趙勝** 史記平原君趙勝居第有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蹣跚而行汲水上美人見而笑之躄者造勝請所笑者頭平原君曰以一美人見而笑之躄者以為君輕士而愛色稍稍引去平原君於是殺笑者而謝躄者賓客復集 **孟嘗君** 史記田文

靖郭君之子好招延賓客食客嘗三千人夜與客食一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輟食請辭文起持已飯比之無異客慙自縊士自此益歸之

蔡伯喈 後漢蔡伯喈嘗大會賓客王粲至謁伯喈伯喈倒屣迎之曰此王孫有異才余不及也遂取家籍文章舉以與之

贊曰 太平基本 資於禮賢 古聖垂法 明王則焉

詩歌樂只 實美周宣 蘇公必飽 式閭必虔

黃金峻極 白璧詳延 果能此道 何千萬年

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一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二

平陽王朋壽編

勤學篇第六

董仲舒 廣川人也少耽學下帷讀書弟子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志在經傳官至江都守前漢武帝時人

車胤 字武子河東人好讀書家貧無油取螢於絹囊盛之以繼夜出宋略

朱買臣 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學不事產業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年可相待否其妻不信而去明年買臣隨計吏至長安上書待詔金馬門值邑人嚴助薦於武帝帝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至發民治道妻與後夫治道買臣見而識之命後車載之引至郡後舍居之給與衣食其妻大羞不逾月而死出前漢書

匡衡 字稚圭東陽人好讀書家貧无油燭乃穿隣壁孔映光讀書後仕至丞相出後漢

陳子昂 唐書陳子昂梓州射洪縣人居獨坐山下苦志讀書甘淡泊手不釋卷尤善屬文為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奇之謂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詣闕上書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子昂勸后興明堂

太學后不能用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主徒受訕侮

王充 後漢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性勤於學嘗於市閱所賣書此不足則之於彼未始少暇後博通經史自所著書號曰論衡

闞澤 吳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桑苦志好學家貧為人傭書以供給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群經兼通曆數後位至侍中中書令

崔儦 隋書崔儦清河人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恃才忽畧大署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室不數年博覽羣書多所通涉

孟仁 吳書孟仁字恭武江夏人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无德致客學者多貧故作廣被庶得氣類相接矣其讀夙夜不輟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

王儉 南史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手不釋卷寒暑不易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重耳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矣終當任人國事後為僕射

楊震 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志學博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漢明帝時仕至太尉後漢人

孫敬 楚人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常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帝特徵不就

甯越 衛人也時苦耕而勞謂友人曰何由免此苦也友人曰勤學三十年當免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勤學十五年以當三十年如此廣通典籍周成王師之拜為上卿出春秋外傳

路溫舒 字長君鉅鹿人也少為人牧羊於大澤中乃截蒲寫書太守行見而奇之將歸使學仕至郡守出漢書

光 夏時隱士為人大賢禹受禪禮聘光為上卿光聞恥之投河而死逸士傳

莊周 楚人也為人大賢楚王聘為相周曰為犧牛乎衣以繒綵食以葭葦牽入太廟之時欲作耕犢不可得也遂感而不仕六國時人

王燭 齊人隱居不仕齊宣王往見之不敢屈致耳往就席欲用為上卿燭固辭不受六國人出孟子

高鳳 字文通南陽人好學不仕漢明帝徵之終不赴遂詐與寡婢訟自毀得免後漢人

法真 字喬卿扶風人太守召以為功曹謂真曰孤德薄欲屈君為功曹之位以光讚朝廷真對曰府君用真為吏真將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不復敢言後漢人

嚴君平 蜀郡人也數徵避世不仕賣卜於市前漢時人高士傳

樊英 字季卿齊陽人也順帝每召不至乃轝而致之入殿門英不起帝謂英曰朕能貴卿能富卿能貧卿能賤卿能殺卿能活卿何慢朕英曰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天也陛下焉能活臣萬鍾之祿猶不受陛下焉能富臣臣在環堵之中安然自得陛下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之後漢時人

任永君 武陽人也王莽篡位不仕莽世故託青盲其妻

昭文張金吾藏書

謂之寶乃與人姦於目前永不言見子墮井忍不救及莽亡世祖中興永君曰世治矣目即明淫者自殺光武時人趙伋字元叔濮陽人舉上計吏詣京師時司空宋逢受計計吏拜者數百人衆皆拜伋不拜長揖而已逢語曰郡計吏不拜三公何也伋曰鄙食其長揖漢王今長揖三公又何劇焉宋逢與坐同席談論終日不屈後漢時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博通羣書漢靈帝徵為大司農不就乃還鄉里教授諸生黃巾賊見玄皆相約不入其境出後漢書傳

贊曰 士有高尚 從昔攸聞 父不得子 君不能臣

卷舒從道 與時屈伸 富貴榮寵 忽如浮雲

林泉嘯傲 田畝耕耘 比跡黃綺 巢由與鄰

廉儉篇第十

公孫弘漢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為丞相御布被開東閤以延天下士後封平津侯世或譏議弘以為矯飾 隋文帝隋房陵王勇小名堀地伐文帝長子也立為太子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我昔衣物各一賜汝時看之以自警 徐湛之宋徐湛之字孝源父達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既貴以此衣示之後彭城王義康等得罪事連湛之文帝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禮即以箱所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女家本賤貧此是我母與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我殘害我兒上亦號泣湛之由此得免 長孫道生北史長孫道生代人太武即位除司空加侍中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平仲 許由潁川人堯時隱箕山無有柢器乃以手捧水時人遺其一瓢由用訖以挂於樹枝時風吹瓢歷歷作聲由以為煩遂棄之而去出逸士傳 鮑焦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絲麻居深山中食木實衣樹皮人或問之曰木實樹皮亦天之所生何異五穀絲麻哉焦遂抱樹不食而死周時人 范丹字史雲陳留人為萊蕪令十日一炊或終日不食時人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底生魚范萊蕪後漢人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為洛陽令為性清儉遇病臨終世祖使人示之唯見布被蓋身妻子對哭大麥數斗而已帝歎曰董宣清矣死乃知之遂

賜錢十萬
出後漢書 孟宗 字恭武江夏人晉武帝時為雷池監與魚官宗自捕魚作鮓寄母母曰為魚官乃以鮓寄吾奈何不避嫌疑遂封鮓還宗宗後為侍中武帝大會群臣宗為性少酒酒過度在座嘔吐吐出麥飯帝知母子俱為清儉人也出晉書 黃向 字文度豫章人常行於路拾得遺金一囊乃訪主還之後漢人出漢書 公儀休 相魯有人魚休曰吾免官之後六得魚遂不受其妻織布棄之而燔其機周時人出韓子書 晏子 字平仲相齊食肉妻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齊景公時人 孫叔敖 弊車疲馬衣羝羊皮左右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壯狐裘則溫君宜改之敖曰君子服美則恭小人服美則益倨吾無德恐益倨遂不改楚莊王時人事出韓子 子思 孔子之孫也思在衛縕袍無表十日九食田子方遺狐裘思曰吾聞饋人物不肖者受之如棄溝壑吾無德不敢以身為溝壑不受出孔叢子 袁精 目嘗餓於道狐宜盜父飤三哺將後視息曰子何人也曰我狐宜盜父飤三哺將後視息曰子何人也曰我地喀喀吐而死食遂兩手擾之食遂兩手擾之食遂兩手擾之食無義之食子無義之食子無義之食子

強起稱篤不赴召囂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後光武徵拜侍御史

何休 王子年拾遺何休性質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歷代圖籍莫不該通門徒問者為之注記口不能談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鄭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行業為人所推重如此

劉寬 字文饒弘農人也漢靈帝時為太尉帝會群臣寬時在座酒醉睡伏帝謂寬曰太尉醉也對曰臣不敢醉但云任重責深憂心如醉也帝重其言寬為人性恬嘗衣冠欲臨朝妻遣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甚懼寬曰徐徐羹爛汝手乎嘗有客候寬寬使奴沽酒經久奴醉還又不得酒寬怒曰畜生奴奴便去外寬使人逐之客問其故寬曰奴被罵太甚必致其死果如言後漢人

向栩 字甫興河南人漢靈帝時拜為議郎時河北有張角作亂因號黃巾朝議欲討之栩上言宜遣人於河上讀經賊當自滅帝初從之常侍趙忠讒之於帝云栩與賊通謀不欲令國發兵遂誅之栩死後黃巾轉盛出後漢

司馬徽 字德操潁川人有大度不說人之短長所諮請莫問吉凶悉稱好終不言惡有鄉人往見徽徽問安否鄉人云子死徽曰好其妻責之以君有鄉人故諮問之云何聞人死知其好徽答曰如卿之言亦好後漢末人出文士傳

顧初 吳郡人有牛暴其禾初見乃牽牛陰涼棚下列蒭飼之牛主媿之不復暴宋時人出宋書

牛缺 秦上地之儒士也行於邯鄲路逢盜患推財物牛車與之行數里腰下數百錢追盜而與之賊相謂曰此人長者今辱之必有後患不如殺之以滅其跡遂追殺之六國時人出韓子

陳寔 字仲弓潁川人為太丘令嘗有盜入其家伏於梁上寔見之遂呼諸子誡之曰夫人須有善如不善之人非其本性乃習以性成即梁上君子是也盜聞之自投下地叩頭待罪寔謂曰觀君形貌非是惡人遂遺布端囑令改行以遣之自後縣境絕賊後漢時人

戴封 字仲平濟北人也曾被賊衣服悉盡惟有絹七疋不知處其賊已去仲平乃追而與之賊相謂曰此必賢人不可辱之却還其衣物出後漢也

淳于恭 字孟孫北人也王莽末天下飢荒賊盜鋒起百姓逃竄無事農桑恭獨耕於野人或非之恭曰吾不得食他人亦得光武中興天下清平嘗有盜刈其禾時值恭見之恐其懼乃自伏草間盜去後乃出後漢人

卓茂 字康成南陽人也漢光武為丞相嘗出行有人就其車中誤認其馬茂不言默而解之謂曰若非君馬牽至相府相還失者後得本馬遂送馬還再拜慚謝茂曰物有相類事有少誤何須謝也後遷太傅後漢書

贊曰　縫掖之衣　章甫之冠　象服是宜　行之惟難
威而不猛　敬而能安　即之也温　望之儼然
孔聖之為　萬世宗傳　凡百儒者　則而効焉

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二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三

平陽王朋壽編

敦信篇第十二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日大雨遂行人止之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而行六國春秋

吳起與故人期食人未来起終不食明日人至方共食之六國時人

季扎使於上國北過徐君徐君念扎寶劍不言扎知心許之使回徐君已死遂解劍挂墓樹而去出說苑

孟子名軻齊人東舍殺猪問母曰殺猪何為母戲曰啖汝語已母悔失言遂買肉與之明不欺信也六國時人

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女子不来河水大至遂抱橋柱溺死其信有如此者　晉文公

名重耳遭驪姬之難奔亡楚楚王待之謂曰子歸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若以君威德還國於原野對戰當退避楚軍三舍及重耳歸國立為君楚令尹子玉興兵伐宋宋告急於晉文公舉兵救宋及為楚三舍退以報往日之信楚軍逐之後文公縱兵擊之遂大破楚軍楚王大怒責子玉子玉自殺周襄王時人

郭汲字細侯南陽人更始時為并州牧出行部內至西河界有

數百小兒乘竹馬來迎遂問之何日郝還汲乃令主簿繼日告小子行部內回先期一日至郭門之外不進主簿問汲汲曰吾與小兒期不可欺之明日小兒皆乘竹馬來迎遂入郭事出漢書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相待伯母曰相去千里設當信之伯曰巨卿信士終不失信言訖巨卿至二人相隨拜母極歡後漢人 桓公 齊桓公伐魯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就臣位桓公悔欲无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而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而弃信於諸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皆附焉 晉文公 文公伐原約令三日止過期而原不降文公命退軍吏諫曰君伐原何故退也文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約聞之請命自降於是諸侯皆附由守信也

贊曰 大車之軏 小車之軜 有車之用 一不可闕譬之於人 信為軌轍 周游往來 州里蠻貊唯信與誠 造次勿缺 著敦信篇 以告來哲

唐雎 秦王欲以五百里地求易隱陵君五十里辭不受使唐雎入謝秦王秦王曰隱陵君輕我雎曰非敢輕大王以授地於先君謹守之耳秦王怒曰子不見天子之怒乎怒則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雎曰大王曾見布衣之怒乎怒則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昔專諸刺王僚要離刺慶忌聶政刺韓相此三人皆布衣之士也今通臣四人矣即按劍而進怒目視秦王曰天下縞素今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謝曰先生就坐寡人知過矣 鉏麑 晉靈公之力士也趙盾數直諫靈公公患之乃陰使麑往其家殺盾盾早晨將朝見星未見解衣而寐盾實忠清麑不忍殺之又不敢違公之命遂以頭觸庭槐而死事出左傳 溫序 字次房太原人為隗囂將軍大敗漢軍生獲序將欲斬之序乃銜鬚於口曰大丈夫死無令鬚汚遂銜鬚而死出漢書 師經 魏文侯府人善撫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經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柒柒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懸琴以為戒六國時人 周昌 沛國人漢高祖時為御史大夫高祖常以戚夫人嫉我為主何如昌曰陛下雖欲出帝徒足而逐昌乃騎昌頭曰我帝入奏事見之欲出帝而止前漢書 朱雲 字子游魯

人也曰臣欲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帝曰誰雲曰張禹也帝大怒曰遺辱師傅死罪無赦令壯士拽下殿欲斬之雲不肯乃攀折殿欄檻時有大夫辛慶忌諫曰願陛下思之若雲言直陛下察之帝意乃解遂舍之左右欲治殿檻帝曰留之以旌直臣也漢武帝時人漢書

董宣 字少平陳留人也光武時為洛陽令時珊公主奴白日殺人因匿公主家宣知率左右於洛陽下伺之須臾公主將出使奴驂馬宣呼奴下馬因何殺人公主大怒告帝帝欲殺宣宣曰臣乞一言而死對曰陛下縱奴而殺良人何以治國臣請自殺遂投殿基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侍之使謝公主宣不從帝使人頓足伏不起公主即是帝姑公主見宣不拜謂曰父叔為布衣時藏亡命慮已死吏不敢到門為天子奈何不能制此一人帝曰天子不與白衣同遂號強項侯乃赦之賜錢三十萬出後漢書

張剛 字文紀武陽人漢宣帝為八道使因採察風俗牧守清濁七使已發剛獨不去乃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帝曰是誰曰是梁冀是日誅冀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迎剛乃撫納離散並集親自為之卜宅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桓帝嘉之賜錢十萬後漢人出司馬彪續漢書

任座 魏國人文侯問群臣曰寡人如何也群臣曰仁君也座曰非仁君帝曰何以知之座曰君得中山之地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非仁君也文侯大怒逐而出之翟璜曰君賢君也文侯曰何以璜曰臣聞君賢則臣直向來任座之直言是以知君賢文侯大悅召任座入拜為上卿六國時人

蘇武 字上卿江陵人漢武帝時持節北使匈奴單于脇武令拜不從匈奴以刃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得屈於四夷遂拔劍自刺匈奴人驚急召人醫之武得愈匈奴欲封之幽武置深窖中時未與食值天大雪氊毛裹雪而吞經七日不死匈奴求以為神出武汝海牧羊武持節而牧羊飢食羊肉渴飲羊乳武帝崩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漢使匈奴求武還匈奴詐言武已死使李陵已信匈奴武因李陵於夜中見漢使來使者曰君但語匈奴云漢昭帝遊上林苑射得鴈鴈足上得武繫帛書武在北澤中牧羊使者乃以言告匈奴匈奴伏言武在此武使得還漢武至猶持漢節節毛落盡昭帝嘉之拜武為典屬國武在匈奴十九年去時壯盛及回皓首前漢書

嚴顏 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城劉備入蜀圍成都劉璋使出降備獨巴郡守而不降備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飛呵曰汝將軍至何乃不降令逆戰乎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命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斬何怒耶飛見其忠壯乃釋之引為賓客漢末蜀初人出二巴記

卜式 平準書元封元年旱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願烹

弘羊天
乃雨

贊曰　損者三友　惡夫善柔　剛忠烈直　惟德之休
犯顏抗論　嘉謨嘉猷　不為詭隨　不為苟媮
敏於進善　疾惡如讎　回邪諂曲　寧不自羞

忠諫篇第十四

三甥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立而享之騅甥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
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對曰若不從三臣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
伐鄧滅之矣

鬻拳　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
為大門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
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申叔時　楚史楚子為陳夏氏亂
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曰夏徵舒弒其君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曰可曰夏徵舒弒其君罪人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
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

申公巫臣　楚史楚之
討陳夏氏
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大戊午　史記
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首諫曰耕
事方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肅侯下車謝遂回

史魚　韓詩外傳衛靈
公有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魚恒欲進
伯玉而退子瑕公不從及史魚病謂其子曰吾死後停吾喪堲
下吾生不能進遽伯而退彌子瑕是吾不能正其君死不成禮
於我足矣及死靈公往弔之見喪停堲下怪而問之其子以父
言對靈公愴然變色曰寡人過矣大夫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
肖及其死矣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於是遷喪於正堂進遽伯
玉為上卿退彌子瑕故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
則已矣未若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可不為直乎

張良　前漢
高祖
既滅項羽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高祖命鑄印張良入見諫止高
祖曰誰為陛下畫此謀陛下事去矣時高祖方食良遂借前箸

以畫八難高祖曰竪儒幾敗迺翁事趣命銷印樊噲史記沛公入秦宮幃帳狗馬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不聽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灞上敬羽五代史敬翔事朱梁末帝時唐莊宗築德勝南城於黃河之南以逼汴末帝與宮人遊御園宮人皆挑葉拾翠敬翔以小繩致懷中於帝前取以白縊帝使人急救之問其故翔曰臣雖為梁臣寔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不忍見社稷顛覆誠願先効死於君前帝謂曰卿意欲如何翔曰今唐兵渡河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願陛下委之以兵必能拒唐帝於是用彥章三日而破南城尹綝趙簡子有臣尹綝者常於衆中諫有臣郤厥者常於隱處諫簡子曰綝不愛我諫於顯厥愛我諫於隱綝曰綝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厥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孔子聞之曰君子哉尹綝面諫而不面譽可謂至忠矣狄仁傑唐則天之責中宗於房陵也朝廷臣多進讜言則天終無復辟意唯狄仁傑每從容以子母恩情感動則天漸省悟遂還政閻龍逢夏桀大無道耽惑其妻專行暴虐不恤政事龍逢苦諫身被誅夷桀為湯所滅比干紂之親叔也紂用妲荒酒色比干數諫之妲已患而謂曰妾聞上聖之人心有十二孔中聖之人心有九孔下聖之人心有七孔比干屢諫心必有

孔紂乃剖比干腹而視之紂兄微子以紂拒諫出奔投周武王紂叔父箕子諫而不從恐被害乃佯狂為之奴殷時人也費仲紂之幸臣也周文四友並獻珍寶之物於紂紂赦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仲諫曰西伯食其子肉而由不覺有何聖仲曰不然願察之終不覺後果為周武王所滅宮之奇虞國人也晉獻公用大夫荀息之計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遺虞君以假道而伐虢國之奇諫曰虢者虞之表也表薄則裏單脣亡則齒寒虢若國敗虞必不安虞君不聽遂許之晉伐虢訖旋軍而滅於虞虞君大敗乃抱璧牽馬而走歎曰出者能致亡國之禍也蹇叔秦大夫也孟明為將伐鄭叔諫穆公穆公不聽叔哭而送之曰吾見周惠王時事出國語軍之去不見軍之入至殽山果為晉兵所敗隻輪匹馬不返公乃悔過自責作秦誓尚書篇泄冶陳大夫也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姬即陳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為人無行靈公與孔儀二卿取夏襲服戲之於朝公謂卿曰徵舒似二卿二卿亦似於君泄冶聞之乃諫靈公曰若國人聞之猶可他國聞之如何公聞乃殺冶徵舒聞公與二卿言慙而射公殺二卿奔楚出史記仲叔圉衛人也靈公坐重華臺內侍婢數百人佩隋珠曜日羅綺而不足乃於馬廄同公乃

從風圉入諫曰昔夏桀行此而亡殷紂用此而喪從君內寵無乃太盛乎公下席再拜云先生不此言則社稷幾傾矣於是出宮女以配鰥夫出倉粟以賑民貧孔子聞之靈公可諫矣周景王時人出新序

晏嬰 字平仲齊大夫景公飲酒而樂擇取冠正使人迎晏嬰嬰朝服而至公曰寡人其願與子共之諸子並脫朝服請子去禮嬰曰君言過矣上無禮無以使下下無禮無以事上刑鹿無禮故父子聚塵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禮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豈可去乎公曰善即服衣冠而飲之公使顏燭養馬因而失之大怒將欲殺之刑人持刃而至嬰諫曰今直殺燭而不知有何罪臣請數罪而殺之公曰善乃左手持刀右手執燭頭而數之曰汝為吾君養馬失之汝之合死一也使吾君為馬殺人若隣國聞之吾君為愛馬殺人必加兵於吾君君國滅亡又合死二也謂公曰數罪請殺之公大慙乃止出春秋

伍員 字子胥楚國人也其父奢兄子尚皆在為楚平王所誅胥奔吳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被傷而死其子夫差興兵報越越兵大敗又於會稽之上吳兵圍之越王用范蠡之計使文種求夫差夫差欲從胥諫曰天命以越賜吳越以物送吳王勿受之夫差不聽乃受越美女寶物遂許越王復國撫養士卒日欲報吳吳王欲伐齊胥諫曰吳之有越猶如心腹之疾願且釋齊而先車於越夫差不聽遂伐齊克之歸而以誅子胥胥曰伐齊雖剋猶石田也不可種之太宰嚭因讒胥於夫差乃賜屬鏤之劍令自盡胥歎曰信讒臣以殺我告家人曰吾死後汝懸吾頭於東門城以視越軍來滅吳夫差大怒取胥屍沉於江中吳人為立祠於江上後越果滅吳流夫差於海而死又殺太宰嚭周敬王時出春秋

屈原 與楚同姓為三閭大夫於是秦昭王使張儀入楚說懷王王將入秦屈原諫曰秦是虎狼之國無信人矣王今入秦必不得還懷王不聽遂入秦果不得歸其子襄王立又不從諫稍疎原大夫靳尚等共讒原原憤結乃作離騷以申其志於湘水而自沉漁父見之屈原謂漁父曰一國皆濁惟我獨清衆人皆醉惟我獨醒遂投汨羅江而死六國時人又續齊諧志曰原以五月五日投江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區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見祭苦蛟龍所竊可練葉塞上以綵絲縛之二物龍之所畏五月五日周處風俗端午烹尖角黍端曰始也謂五月五日原死日傷其所並命將舟檝以丞之至今俗云競度又越地志云起自於勾踐

周昌 沛國人漢高祖時為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始生太子盈而立戚夫人子如意為太子昌諫之陛下若廢嫡立庶臣不敢奉詔高祖崩太子乃立為惠帝拜昌為太傅見漢書

申屠剛 梁國人漢光武時為太中大夫帝欲出遊剛叩馬諫曰隴蜀未平不宜遊逸陛

下裁之帝不聽剛乃持刀斷馬足帝乃止時隗囂據隴右公孫述僭號於蜀也趙整字文業洛陽人秦常侍與中書侍郎朱彤等俱在堅左右故見引納而整常盡忠臣規諫時主頗好酒色整常在主座乃為詩上主曰昔聞孟津河千里有一曲此水日自清是誰使令濁主正色曰展之過也整又上詩曰北園有奇棗布葉承重陰外雖有棘刺內實有赤心主笑曰無卿文業何以知朕過因改不行事出前漢王猛字景略北海人也符王時為大丞相乃病將困主親臨視之乃謂猛曰卿既困何不遺朕一言是時主欲伐晉猛曰臣更無言臣死之後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意臣死無恨主不聽後遂伐晉傾城大敗而還主初欲伐晉時問侍中權翼翼云不可主大怒又問道安安云不可伐肩為延須主不從放兵出騎九萬遣弟陽平公符陽以先鋒軍至壽春為晉謝石謝玄劉空等所敗秦師死解因此遂衰苟為姚長所滅出晉書范蠡越夫越王勾踐欲使蠡伐吳蠡許曰臣雖愚短猶識其大端大王今興兵伐吳必不利願王深察之王曰貪者不與廉者謀廉者不與貪者謀廉者熟不可強推以弱凌強必至毀傷吳有相國伍子胥逆知未來越未舉兵吳已知已王曰相國勿復諫謀者以命自當豈復悔也而數干亂寡人之心蠡涕泣而去行達會稽山望見吳兵鬱

鬱蠡歎曰必為其所圖乃與吳戰越師死傷垂盡王謂蠡曰寡人為事不明果如相國之言今欲自殺如何蠡曰大王前何以辱臣臣更與大王一計可脫衣解印臣共大王迎吳王求哀請命稱臣勾踐從其言方迎吳王稱死罪伏惟吳國聖代期運四方臣自唯生處夷狄未見天理臣以輕卒部下歸投吳國伏願大王行德賜以哀諒吳王乃捨之却放歸越越王撫治兵將後陰謀伐吳吳兵大破皆蠡之計也周王時出吳越春秋

贊曰 事君無隱 貴夫盡忠 補過救惡 古今所同

比干龍逢 遭時鞅凶 夔龍稷契 言則斯從

由其所遇 治亂攸鍾 後王戒哉 聽納惟聰

納諫篇第十五

淳于髡齊史王欲發兵伐魏淳于髡諫曰臣聞韓氏之犬逐東郭之兎踰三崗五壑兎之於前犬斃於後各死其處為田父所獲可謂勞而無功若齊魏相攻勞其兵士臣恐強秦乘弊而有田父之功焉王納諫而止漁父晉文公獵於澤

有漁父諫之曰夫鴻鵠厭江海而入小澤則有矰繳之患今君弃其宮殿游於此何往之失文公納諫而還欲賞之漁父辭曰君能固國愛人輕徭薄賦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有賞臣亦不能保也 **叔向** 晉文公問叔向曰國家之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盡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諂佞在朝賢者不進此國之大患也文公於是下令有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無赦 **宛春** 晉靈公當寒使人穿池宛春諫曰天不寒宛春曰公衣裘坐褥是以不寒民實寒矣遂罷役

贊曰 聖賢相逢 寔難其時 都俞於吁 謀謨疇咨

唐虞數試

禹拜湯稽 言之斯盡 聽之不疑

如石投水 如木從規 君其若此 永固邦基

拒諫篇第十六

靈公 世家晉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胹不熟殺之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

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于前諫皆不諫大夫**種** 世家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志驕矣請嘗試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之胥諫勿與王不聽越乃私喜之胥言曰王不聽後三年吳其墟乎

贊曰 **忠言嘉謀** 達於治體 **通適人情** 惠廸物理

將敗之邦 **鮮克聽是** 峻却忠臣 **囚奴正士**

禍不旋踵 **巢傾卵毀** **拒諫之君** **惡夫逆耳**

聖明篇第十七

魏文侯 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負薪文侯曰何為反裘曰臣愛其毛文侯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明年東羊上計曹錢十倍諸大夫皆賀文侯曰此無異路人反裘負薪者今吾地不加廣民不加衆而計錢十倍於昔日者必取於民非外得也下不足上亦不安夫何賀焉 **季扎** 吳公子季扎聘於晉入其境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暴入其都見其舊室好新室曰吾入其境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暴入其都見其舊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闕入其朝見其君自決而不下問臣養威而不

上諫吾是以知其亂也樂止趙簡子沉樂止於河曰吾好聲色是人致之長吾過而退吾善者也吾好宮室是人致之吾好賢士是人不致其

贊曰聖明之性匪學而知不違物理不後天時見事精粗識道幾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為福先不觸禍機繄斯人也實為世師

行果篇第十八

王褒字元偉脩之孫也魏高貴卿公曉為司馬文公秉政褒父儀枉被文王所害褒父訖乃於墓前起廬曉夜哀慟墓前有數柏樹樹色為之悽異於他樹出晉陽春秋趙孝宗長平沛國人也弟禮為賊所得將欲烹之孝聞馳往拜賊曰禮瘦孝肥請代死賊相謂曰此人兄弟相代真義士也並放之令歸孝後仕漢明帝官至長樂衛尉禮為御史中丞出漢書

吳猛字出雲豫章人年七歲常至夏日伏母牀下問之曰恐蚊及母晉人

贊曰見善必行聞義則徙若決江河孰能禦止沮之不疑勸之不喜勇敢則然勢利莫使半塗不廢中立不倚巖然不回亦奇男子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三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四

平陽王朋壽編

權智篇第十九

鄭桓公鄭史鄭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太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故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如此則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善果國之**管仲**字夷吾頼川人事齊桓公為卿桓公北伐孤竹山中行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於是桓公乃放馬從後隨之而歸出韓子**伍員**字子胥楚其父員乃走出邊邑候人獲之欲送於王員曰王以我盜珠我於是奔走子今捉我還王我乃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王必剖子腹而取之候人懼而放之周景王時人出韓子**隰朋**為齊大夫桓公北伐孤竹君無水兵馬之渇朋曰尋蟻壤即有水公從之使人掘之果得泉出韓子**陳平**陽武人平小時附載渡河舟人見其美丈夫疑平腰有金陰欲殺之平知之乃脱衣而坐舟人見脱衣知無金故免其難後歸漢高祖用為六奇之策遂定天下皆平謀計也出太公烈士傳**曹操**字孟德沛

彙鈔秘册

國譙郡人漢末魏帝封為魏王常慮左右圖已常設猜謀畫卧因徉睡裨身左右為之瞞不覺露乃引衣蓋操即詐驚起以刀逐蓋者因曰若人有異心欲圖我於瞞中有神告我即心知之後卧更無人近者操將兵行數十里士卒渴之操曰前有梅林其子甚酸兵卒聞之皆水出也**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文帝時呼朔呼卿意否朔曰來來陛下欲賜臣棗四十九枚帝曰卿何以知之朔曰呼臣來來是棗字又叱叱字口傍作七再叱之知四十九枚帝笑曰實如卿言時雨新晴樹有鵲鳴帝問鵲何方而鳴朔對曰東方鳴帝曰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鳴必向風帝又問曰鳴何枝曰枯枝帝曰何以知之朔曰新雨之後枯枝帝使人視之皆如其言出前漢**枯楊修**字德祖弘農華陰人漢司空楊彪之子修少有令名為魏曹操主簿嘗有一器酪操乃題器上作一合字賜群臣皆莫敢開修乃開食之一口操問其故修曰合字者人一口操伏之**鄧哀王**名仲字倉舒曹操少子也年九歲有智及成人吳主孫權曾獻大象操欲知斤兩乃詢群臣群臣莫對仲曰此亦易知操曰如何仲曰置象船中記其水際然後秤土入船即知斤兩衆咸伏出魏書**簡雍**字憲和涿郡人雍為人多智蜀主劉備時為昭德將軍亦從容謔諷時蜀大飢先主禁酒於百

姓家搜得釀酒則加重刑時雍從先主遊行逢男子於路雍謂主曰此人欲行姦淫何不縛之主曰何以知之曰其人身帶淫具與酒具同主大笑遂不搜之**王戎**字濬仲太原人也年七歲與諸小兒戲於道傍傍有李樹其實甚繁諸小兒爭取唯戎不取人問之戎曰此必苦李嘗之果然世說**田單**齊人景公不用晏子之謀燕昭王入莒城單入即墨城燕軍晝夜攻之餘城悉降莒及即墨不降齊大夫卓滑遂殺閔公莒人殺滑在城堅守數年樂毅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城中唯單在乃為謀計堅守又令婦人乘城上詐言行城內欲降顧莫殺吾妻子并惠遺燕王金由是懈怠之又取牛千頭悉以繒綵衣之畫作龍文束刃於牛角束蘆於牛尾以油灌之鑿城開道以火燒尾縱牛出兵士五千隨牛後牛尾火熱奔突燕軍大驚見牛尾火光炫耀皆言是龍又城中鼓噪應之又使小弱皆以銅器作聲震動天地燕軍大敗死者過半齊**魏畧**曹操小字瞞幼好游畋其伯父惡之於操父父輒苦操一日操方在山野遥見其伯父來預為風疾倒卧不省伯父見之先歸以語操父操父之方歸父來迎問曰瞞何嘗病但伯父惡瞞爾自後其父不復聽其伯父言**陳平**前漢有人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問陳平平曰南方

有雲夢陛下偽游雲夢信必郊迎擒之此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南游擒信

張良 史記韓信既下齊使使者告高祖曰齊地新降臣以假王鎮之高祖怒張良以足躡高祖高祖悟於是改容曰汝自可為真齊王何以假為就封信齊王

諸呂 世家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太后崩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從權謀也

田忌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龐涓聞之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使齊軍入魏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孫子度其暮至馬陵可伏兵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兵大亂涓自知智窮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范雎 史記范雎伏匿秦昭王使王稽使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乎安平於是引雎夜見王稽稽載雎入秦望見車騎來者雎曰謂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吾聞穰侯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得无與諸侯客子來乎無益徒亂人國稽曰不敢別去雎曰穰侯見事遲此必悔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車中索之無乃已

陳平 漢書項王聽范曾急攻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者來陳平使為具太牢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以告項王疑曾有私與漢奪之權曾發背死

贊曰

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　事之未明　疑似之間
非聖莫識　處之誠難　戰國縱橫　譎詐相先
權以私已　智以利言　從斯以降　至道終焉

斷獄篇第二十

邴吉 字少卿北海人漢宣武帝時為丞相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已死翁又娶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妻育子數年前妻女欲恡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胤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出決疑獄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勻以單衣諸小兒不寒唯老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於日中行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判財物歸於男前女受誣母之罪出前漢

黃霸 字次公魏人也漢宣帝時為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女因生二子及分離其子遂訟臺令霸斷之非人類同禽獸處之戮三男其子還母事出風俗傳

張舉 吳人為句章令

昭文張金吾藏書

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言火燒死夫家疑之經官訴妻妻拒諱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取薪燒之察殺與斷之妻伏罪吳主孫權時人事出吳録范邵為浚儀令有挾綃者口中有灰以此挾綃二人遂爭稱我綃令去後遣人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伏罪後漢人出先賢傳符融堅之弟也封平陽公善斷獄時長安市人被盜奪物而走逐之盜者遂誣主融曰汝等各用力走先者得之盜者遲因擒伏其罪趙綽隋書趙綽河東人性質直高祖時為大理少卿刑部侍郎辛熏嘗衣緋褲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謂綽曰卿惜辛熏而不自惜也命左右將綽斬之後綽曰陛下寧斬臣不可殺辛熏遂釋之明日謝綽勞勉者久之賜物三百段張審通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嘗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録事因出懷中牒示慎慎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使者遂持一大布囊內慎囊中負之出郭致于路左汲水調泥封慎兩目負之而行都不知遠近忽聞追唱董慎到遂傾囊出之扶其泥賜青衫魚鬚笏豹皮靴取榻令坐府君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昨有福州令狐寔等六人寘无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減三等罪程翥等一

百二十人引例紛紜已具申天曹天曹以罪疑惟輕亦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復引例君謂宜如何慎曰慎一胥耳素無文學當州秀才張審通辭彩俊拔願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張秀才俄頃至府君語其事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君曰善為我辭即補充左曹録事仍賜衣物與慎同又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啓姦門令狐寔前議減刑已同私請程翥等後伸薄訴且異罪疑儻開遞減之科寔失至公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録狀申天曹者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來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令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親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親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徵譴府君可罰不衣絮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者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判申不允則甘再罰君曰若為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名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親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並請依正法仍録狀申天曹者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復有天符來曰

再省来狀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斄等並依正法處置府君悅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為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二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今相報從令更二十一年矣即促送歸家使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家寫出顧問妻子妻子曰君亡精鬼已十餘日矣慎果二十一年矣而卒審通數日額瘡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踴出者尤聰人笑曰天上有九頭蟲地上有三耳

秀才亦騑雞冠秀才張九齡令唐開元中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无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未敢訐劾先取則於九齡九齡引因於前分曲直口揆案卷因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張釋之前漢張釋之南陽人文帝時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民来聞蹕匿橋下久以為過既出見車騎即走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馬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何乃當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則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錔得之下廷尉案盜

宗廟服御物者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欲族之如有萬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梏土陛下且何以加法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李惠北史魏李惠中山人為長安守廳事有燕巢雙燕爭巢鬬者累日惠令人捕獲試命網紀吏斷之並辭不能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經痛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

贊曰　片言折獄　古人所難　舜儀是守　令典不刊

狙獪巧僞　心欺面謾　求情覈實　在乎法官

察言觀色　灼然肺肝　神明之政　物莫欺焉

清史篇第二十一

子產姓公孫名僑鄭大夫相鄭國路不拾遺桃李垂街人不敢取說苑　劉琨字越石陳留人光令有火災叩頭向火即返風滅火後為弘農太守暴虎負子渡江而去後為侍中帝問曰卿為江陵令反風火滅為弘農太守

暴虎渡河德政之所及也琨曰偶然爾左右笑其訥帝曰此長者之言命書於策後漢時人

罷郡之日百姓皆攀轅臥轍留之後漢人 **孟康** 字公休安平人也魏初為京兆太守營夏出行部內勸課農桑康母乃自鎌刈蒭飼馬不欲煩於人魏時人也 **黃霸** 為潁川太守仁風大行部內肅清德感上天嘉禾生於野鳳凰集境內宣帝美之賜金四十斤前漢人出漢書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漢明帝時為中牟令境司徒掾案之入境見雉驯于野掾問小兒曰何不捕取此雉小兒曰雉方將雛不忍害也掾於是遂與恭說曰我是司徒使故來察君治迹耳君能禳災一異仁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久留徒擾賢者遂辭而去後徵為司徒出後漢書 **虞延** 字子太陳留人為漁陽令每至歲臘便放罪人還家感延仁德應期而來有一囚歸家得疾家人載來詣獄而死延遂殯於門外延遷太守後漢人出漢書 **劉寬** 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為蒲鞭示恥不加楚毒南陽太守人吏有過但寬後遷太尉出後漢 **吳隱之** 字處默濮陽人晉安時為廷尉刺史行經五嶺南有一水名貪泉飲此水者令廉者貪隱之至水令人取而飲之乃為詩曰嶺南有一水世名貪泉深試令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 **謝方**

明 東郡人宋文帝時為臨內令每至歲節放囚而歸尅時而來後為會稽太守有子名惠蓮出宋書 **王敦** 字沖尚為青州刺史將代更造舍宇牀帳宛然擬待後人 **鄧攸** 為吳郡太守在政有恩惠罷郡之悲泣而送 **劉陶** 字子音為廣漢太守去後人思之乃歌曰悒然不樂思劉君何時更來臨下民 **張堪** 南陽人為漁陽太守空手而歸歎曰恨後漢 **裴潛** 字子行罷南陽太守空手而歸歎曰恨不取少青土用以封書魏文帝時人也 **陸納** 字士言安堵後漢人 **皇甫嵩** 安定人為冀州刺史百姓慕其政化民歌曰天下大亂市為墟父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有五袴後漢 **范滂** 字孟博汝南征羌人為清詔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太守乘車駕舟往西亭君作土都信至云兄遭事納便於此引舩下南津乃還都竟不過郡一無所取而去晉時人 **褚瑤** 字孔延罷烏陽縣單舩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衜乞土宜瑤乃抽舩上竹一竿舉之曰東南文美唯竹箭矣貞而有節幸堪歲寒庶子聞之使人往看唯竹笠一枚籠簽數領乃用瑤為昭信中郎吳時人事出吳書 **洪鉅** 罷會稽太守清直資裝不

令人知乃船並載黃土積重人示之見土也是爾土所生 時苗 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初至駕車黃特牛歲餘生一犢乃去任留之曰我知何謂無知遂不受 羊續 後漢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主簿饋魚續懸之他日又饋遂出懸魚示之以絶其意云

子罕 左傳宋人得玉以獻子罕子罕辭之其人曰時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受之則俱喪其寶 田國讓 魏志田豫字國讓為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得賞賜皆散將士 劉寵 續漢書劉寵字祖為會稽太守遷將作大匠去任至若耶溪五六父老各年八九十人持百錢以贈寵寵選一大錢餘悉還之而去人呼為一錢太守其清如此 霍去病 漢書霍去病衛青之甥為驃騎將軍帝為治第東觀漢記李詢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所種小麥胡荽悉付從事常席羊皮卧布被 范丹 後漢范丹字史雲為萊蕪令清貧時人為之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胡威 晉陽春秋胡威字伯虎父質父乃自駈驢臨辭質賜縑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父曰是吾俸祿之餘武帝嘗問威曰卿清何如卿父威曰不如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贊曰 勑官居位 是以君子 務其廉平 如玉之潔 如冰之清 守正不撓 自公生明 芬芳千古 夷齊抗衡

酷吏篇第二十二

嚴延年 東海人漢武帝時為廷尉峻刑酷法殺人無數長安為之流血時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就延年見其酷虐遂即却歸不經月延年為枉法殺人帝誅之載喪歸家母竟不哭 應閔 為廣漢太守無道而貧曰狗吠何喧喧有吏到門前披衣出門視使云須要錢漢人死不肯去不肯遷 王吉 陳留人為沛國太守每殺囚禁曝其屍夏日腐爛即以繩連其骨青載遍示一郡四年內枉殺萬人漢桓帝時人出漢書 薛安 為楊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為倉曹掾太守成公浮受賕穢楊州刺史歐陽

昭文張金吾藏書

澡遣安詣郡撿治拷覆取實安至收就拷加五毒乃以針刺就十指甲使令抱土又燒鐵令赤使挾之肘內焦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欵狀安乃覆就於船下而燒馬糞於船兩頭熏之火滅謂就已死撥船視之就乃張目謂主者曰何不益糞添火而使之絕何也主者謂安安聞之引就共坐談論遂解其事漢時人

荀希 字道將河內溫縣人也為兗州刺史希弟犯事乃殺之舉聲大哭曰殺汝者兗州刺史哭汝者荀道將事出于晉書中

謝詢 為吳縣令治政無狀百姓所惡人願遷代終不能去乃歌曰鼕鼕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何不來謝令推不去鄧侯晉人善為政

甯誠 史記甯誠為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寧逢乳虎無見甯誠一怒誠又褊急人憚之

贊曰 嗚呼暴虐 夫何不仁 割制民命 羅罔群倫
抽腸抉目 擢髮刳身 陷害必信 公方莫伸
熏船炙瓮 釘摸蠆盆 好還斯報 宜觀俊臣

聰慧篇第二十三

小兒 世說孔子出遊路逢見兩小兒相詰難其一先曰我謂日之初出也去人近及其中也遠其一曰我謂日之初出也遠其及中也近先者問曰汝何以驗之答曰日之初出也蒼蒼涼涼及其中也如探湯豈非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其一曰殆非也日之初出也大如車輪及其中也小類盤盂豈非近者大而遠者小乎久之不能分於是問於孔子孔子不能答小兒曰孰謂子多知乎

張安世 秣陵人少而聰敏強記漢武帝忘書三篋安世嘗誦其文心猶強記遂暗寫其書後得真本比較無錯封富春侯前漢人

王充 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嘗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而誦之後通百家之書著論衡數篇行於世仕至侍中

班固 字孟堅扶風人年九歲能屬文長通五經兼諸子百家撰漢書仕至太中大夫出前漢

蔡琰 字文姬陳留人為漢中郎將蔡邕之女也年九歲邕夜鼓琴絕絃女曰第二絃也邕復故絕一絃問琰琰曰第四絃也邕曰汝得之耳琰曰昔吳季札聽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一絃之音何足異之後漢末人事出蔡邕之本傳也

晉明帝 年五歲時坐元帝膝上會有人自長安來元帝因問長安消息便問明帝曰長安近日近明帝曰長安近元帝問汝何以知之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元帝異之後會群臣復問之答曰日近元帝責之何答不同昨日

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應奉 字世叔河南潁人也少而聰敏為兒童時凡所經歷莫不闇記讀書五行俱下奉曾游汝潁至袁賀門賀不在有一車師出半面答云賀不在後十餘年於路見猶識之奉仕郡為決吏録囚徒數百人奉子邵字仲遠解集前漢書又撰風俗通記仕至太守後漢時人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少時曾與人共讀道傍碑文一遍同侶謂曰卿能暗誦乎粲曰可因而誦之不失一字粲又曾與人圍棋局畢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乃以物蓋本局為之共相似不誤一路魏初仕至太傅事出魏略

楊脩 字德祖為魏主曹操主簿與魏主俱至汝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主讀之不解其義乃問脩曰解否脩曰臣略少解上曰卿若解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魏主始得乃問脩曰臣得久矣黃絹色絲色絲絶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齏臼受辛受辛辤字魏主大笑卿意如朕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事出語林

黃琬 字孝琰江夏安陸人時魏郡日蝕獨京師不知太守上表詰問所蝕多少左右莫對黃琬年六歲在側對曰日蝕之餘如月之初以其言答帝得此知名仕至太尉出前漢

徐稚 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斫伐去之稚乃問其故宗曰為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也是以去之稚難宗曰為宅之法正方如口口中有人囚字豈可居之宗默然無對稚時十一歲漢時人

楊氏子 劉劭幼童傳楊氏子梁國人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君平指以示之曰此君家果也兒應聲即答之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夏侯榮 幼童傳夏侯榮沛國人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

顧譚 吳郡人才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赤烏中代恪為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徙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東方朔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戰之具征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

贊曰

賢智慧敏　性難與齊　賦之于天　解紛稽疑

甘羅任相　項橐稱師　秦唯樗里　虞其里奚

指麞巧辯　稱象權宜　守株求劒　吁嗟可嗤

恭敬篇第二十四

陳瑞 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謙恭敬讓行惟謹敬及其仕至二千石少年童竪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不能答則輒撫頰以謝之

蘧瑗 孟儀同載衛靈公時蘧伯玉為人恭儉篤禮夜行過公門必下車公嘗與夫人夜坐有車當闕無聲公謂夫人知車謂誰夫人曰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伯玉衛之為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車當闕無聲是下門也非蘧伯玉誰能暗行而不廢禮公使人問果是伯玉

韓卓 陳留志韓卓敦厚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好導人以善遇社則趍見生不食其肉

龐公 襄陽耆舊傳龐公躬耕妻子相待如賓休息則正巾端坐不懈

山濤 魏國統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宗長見之皆斂衽

茅容 後漢茅容字季儁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雨至與等輩避於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張載 字子厚博學厚重循謹好禮弟子數百人或問曰君子尚質合於禮可也不必貌恭否載舉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子謂子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曰色思溫貌思恭子曰恭則不侮子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語所錄夫子與群弟之問答也讀此則恭敬其可廢與或人曰非淺見所知也敬聞教矣

顏琪 唐史補遺顏琪字君玉好學篤厚體貌矜莊每讀書必具冠裳欲稍憩則必掩書方解衣亦未嘗偃仰所親或諫之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聖人之戒其可忽諸

顧凝 世畧齊人顧凝字清卿為人謹愿居鄉黨未嘗與人忤非寢處不釋冠帶嘗處一室友人山陽王逸訪之見其門掩以為晝寢恐驚其睡躡足自牕隙窺之則見清卿於室之中瞑目端坐正襟危然逸歎曰所謂君子不欺暗室者也

左琳 左琳孟蜀時為昭化令縣瀕江當驛路之衝橫江有浮橋壞則計其工役之大小調橋閣舖兵不足則補之以民夫時橋為水所斷發民兵修護雖有專其職者以役大固部使者復委琳共治之琳每晨往役所自董役者及卒徒指使之未嘗不以禮至於役終未嘗解冠帶臨事皆自稱其名佐貳或勸之琳曰聖人有云使民如承大祭安有大祭而不具衣冠者邪

贊曰 禮之大綱 不離恭敬 肅以衛身 莊以臨敬

出則謹嚴　處則安靜　毋怠毋荒　必中必正
臨深履薄　維惠是競　傲慢弗虔　聖賢所病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四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五

平陽王朋壽編

機巧篇第二十五

葛由　蜀川人能刻木作羊走一二里騎羊上綏山王侯貴人皆謂仙人葛洪傳

王恭　亦能刻木作鴟相類六解飛　能造旃車左轂致碓右轂致碓行十里磨麥一石國時人春米一石虎驚每出將輩隨從又造鳳陽門門成忽有一兔率天人下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謂此造門門畢還上天須臾因斫木斧脫傷額而死鳳陽乃謂天上有鳳陽門也出石虎鄴中記云

馬鈞　字德衡扶風茂陵人也魏明帝時出意造指南車又作木人能緣墻跳梁令木人舞開閉門戶舂磨米麥與人無異明帝時官至侍中

田夫　刻木作小麥糶者無疑及磨乃知非麥漢時人

偃師　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以五綵衣之使舞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乃殺偃師

武侯　蜀諸葛武侯多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注云連弩謂之元戎一弩十矢俱發木牛載多而行少宜大用不可少使日行二十里流馬每收受米二

解三斗用以運糧自蜀之秦 魯般史記魯般魯人般名多巧思撰雲梯以攻宋城遂克之 子貢世說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甕負水以灌園子貢謂之曰不亦勞乎何不植木橫木其端使之前重後輕以汲水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也丈人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 鹿皮翁列仙傳鹿皮翁當川人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翁白府尹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因止泉旁

贊曰 純朴既散 從生巧機 權移造化 工造玄微 水分晷刻 銅懸渾儀 養生耒耜 固國城池 洪鐵應物 用捨因時 木偶嬉戲 畢哉偃師

辯捷篇第二十六

王孫滿 左傳楚子至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注王孫滿周大夫 蔡澤 秦紀燕人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蔡澤天俊雖顏所以來者欲代應侯相秦耳澤見應侯應侯曰子嘗宣言於人欲代吾相秦豈有乎對曰然應請聞其說澤曰君何見之晚矣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方來者進君祿位貴矣私家之富皆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 陳登魏志呂布因陳登而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掣去布乃解 陸士龍 世說陸士龍張茂先坐張公以其並有大才曰二賢相見何可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公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駿駿今乃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晏子 為齊大夫景公使聘楚使人縛一人從殿前過王徉問之此何罪人左右答曰此齊人也今之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善盜耶晏子答曰臣聞江南種橘江北為枳土地使然也此人在齊不為盜來楚為盜此土地使然也楚王慚而退 張重 字仲萬南郡人也漢明帝時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於德明殿明帝怪其知小問曰何郡小吏重曰日南人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之郡不見壘鴈為門金城之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之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日南之郡是向南

看日帝曰卿何小哉答曰昔子奇十六為河東太守甘羅十二為秦相陛下豈量骨料肉哉帝善之後漢時人**崔琰**字圭清河元方為冀州刺史舉秀才琰時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幼未合此舉琰曰昔項橐八歲為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如公與陳恒相似崔杼殺齊莊公陳恒殺齊簡公**諸葛恪**字元遜瑯邪人也事吳太子太子問恪曰卿在家何以自娛而肥悅恪曰臣聞德以潤身富以潤屋臣修己而已非敢自娛太子戲恪曰吾欲使卿食馬糞恪曰臣願太子食雞子太子問其故曰所出同一道也**孔融**字文舉孔子七世孫也漢桓帝時頴川李膺為河南尹特才俊傲每令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二乃造膺門告守門者曰我與李尹通家子孫守門者告膺膺呼融問卿與吾有何通故融對曰臣先孔子以公先代李老君同德比義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嘆曰吾將頴近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未死膺問之故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善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座中有大夫陳煒曰小時了了大不能佳融謂曰觀君小時定當了了煒甚跼蹐融後仕至太中大夫後漢人

也**諸葛仲思**瑯邪人司馬文王謂之曰卿名仲思有何所思答曰臣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文王大悅蜀志**劉道真**沛國人真少時遭亂嘗與人牽船有一婦人在河邊採柴真嘲曰婦女何不跨馬揮鞭而傍河牽船真又因田頭共人對食有一婦人何不調機治杼而傍河採薪婦人答曰丈夫著青衣攜二子行過真曰青羊將雙子婦人曰兩猪共一槽**刁悖**齊國人楚襄王遣使聘于齊齊王之墓鞭平王屍當此之梧宮乎齊王曰大哉使至何怪焉使曰昔燕來攻齊飲馬於淄渭定樵於瑯邪王太后乃逃于城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先生曰臣不如始者昔楚平王無道枉誅伍員父兄員奔吳吳用為丞相興師伐楚楚昭王懼出奔隨國子胥掘平王之墓鞭平王屍當此之時齊植梧之始年齊楚二國由此構怨舉兵相伐蓋辯捷之所由六國時人出說苑**邊韶**字孝先陳留人為博士常晝卧弟子私嘲云曰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懶讀書思經事夢與周公通性寐與孔子同意率爾而對後漢人也**郭準**字伯齊太原曲陽人魏皇初漢帝禪位太原遣使慶賀準於道遇疾稽留後至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扶風後至即便被誅今普

天慶賀而卿最遲何也準對曰臣聞堯舜為政先教導化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今臣幸逢唐堯虞舜之世自知免於扶風之誅文帝大悅拜準為冀州刺史封博侯出魏志

伊籍 字機伯山陽高平人也蜀主劉備使籍聘於吳吳主孫權知籍才辯故遣逆折其詞籍乃勞乎籍即應聲而對曰臣始拜一起未為勞也出蜀志張

裔 字君嗣蜀主劉備時為廣州太守郡人雍閒反縛裔送吳後遣鄧芝使吳因求裔還吳主為裔曰蜀卓氏之女奔司馬相如責上風俗何得貴乎裔對曰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有慚色出蜀志

秦宓 蜀志秦宓字子勑綿竹人孫權使張溫聘蜀因問密曰天有頭乎曰有在何方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知之溫曰天有足乎密曰有詩云天步艱難若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耳乎曰有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天處高而聽卑若無耳何以聽之曰天有姓乎曰有姓劉其子姓乎溫大敬伏之

諸葛恪 字元遜琅邪人吳主孫權時為郎中蜀遣費禕聘吳吳大會群臣知禕至乃勑群臣曰蜀使至卿等勿起乃引禕入臣等皆不起食啖如故吳主一人為輟食禕嘲曰風鳳皇来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復食如故恪乃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是何燕雀自稱来翔何不彈射勿使還鄉

恪文瑾 為豫州刺史遣別臺安瑾乃謂別駕曰小兒頗解清談即至臺可與共語別駕至張昭在座見恪因呼咄咄郎君恪答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矣別駕曰君明臣良未聞兵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別駕自四凶亦有丹朱之患昭無以應事出世說

荀爽 世說荀爽字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見前云

吳主孫皓 字宗孫即鍾之玄孫也晉伐孫皓皓降晉晉武帝封皓為歸命侯後武帝大會群臣時皓在座武帝問皓曰朕聞吳人好作汝語卿試為之皓應聲曰

與汝作臣

春座凜皆失色帝悔不及出語林

陳琳 字孔章廣陵人也初事袁紹說河北與曹操爭強各欲輔漢帝使琳作檄檄操後紹敗琳乃歸操操謂琳曰卿往日為袁紹作檄檄但直毀一人何乃上及祖父琳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因其捷釋之後漢人

由余 西戎人使於秦秦穆公以甘泉誇之問由余曰子國有此宮室乎由余答曰臣國宮殿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以作之者勞居之者逸豈有此宮室乎

魏武曹操 起銅雀臺新成悉令諸子作此臺賦最善第三曹植賦不解作賦操責之曰今富貴之際不學文章豈是人乎植對曰大丈夫當執兵為將滅賊以取功名何能區區為博士乎魏武賞之拜植為驃騎將軍事出魏志

謝安 東晉時為太傅因集諸子

弟講書俄而雪下太傅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猶子朗對曰散鹽空中乍可擬安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出世說

桓玄字信通沛國龍亢人也晉時為部公與荊州刺史侯仲堪語次一人遂氏為嘲玄曰火燎平原無遺燎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次復包言玄曰毛頭折米劒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轆轤臥小兒晉末安帝時人事出語林

贊曰

子貢之辯　出乎聖門　轍環數國　口無擇言

傾嶔邪佞　田慎儀秦　喪人之國　刀鋸其身

究觀其弊　本乎不仁　辟乎楊墨　孟軻之倫

隱逸篇第二十七

老子史記老子見周之衰乃去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老子為述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後莫知其所終

荷蓧丈人論語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稚珪齊春秋孔稚珪字德璋知止足隱居不仕宅南有山池春月多鳴蛙王晏鳴鼓吹候之群蛙適鳴晏曰此蛙殊聒人德璋曰我聽君鼓吹不及此蛙

孫登字公和汲郡莘人於邵北山土窟而居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阮籍詣之聞嘯聲響振山谷謂嵇康曰火用光在於得薪而全其曜人用才以識真所保其年子今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代矣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至洛陽披髮而吟常宿自村中答孫楚詩云人以獨處為嫉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乏可食也

夏統字仲卿會稽人宗黨勸之仕統曰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以屈生同活其泥若汙隆之聞自當云云闕

王仲都漢中人也漢元帝時好方術徵仲仲既至帝問所能曰能忍寒熱耳於是仲都着單衣乘馭馬東游昆明池從者狐裘患寒不立仲獨無寒色帝留仲都至夏坐仲都於日中面前置火全不言熱事出王充論衡

寧封子黃帝時為洲匚遂得史仙能出五色煙事具神仙傳

葛仙翁名玄公曾與衆客冬月坐時天寒公曰居貧無炭火今請與子致一火於是四顧嘯呼須臾火滿屋衆人皆熱公又能吐飯為蜂螫與真蜂不殊收蜂入口還成白飯公後隱會稽北邪山憑

凡學仙數十年乃弃凡乘雲而去化為白鹿三足合郡人多見後漢葛子薰不知何許人漢末隱家傳其驢忽死時夏月蛆從驢口出主人見之乃白薰薰曰無　遂徃驢邊舉杖驢走起後漢人

郭璞字景純常欲得他人家美婢不得乃作數百鬼圍婢家主人大怖乃問璞璞曰汝家有婢為災可於三十里外賤賣之鬼應去矣婢主依其言貨之璞買得之鬼怪遂滅

單道開燉煌人日行七百里鄴中佛圖澄見與言不能對澄曰此道士觀國之王亡若去當有大亂後南度果鄴中大亂如澄之言也

王嘉字子年隴西人姚萇與符堅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堅登不日略得之萇怒斬之及萇死萇子興見之先時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先行吾負債未果去我而釋公道亡而嘉被戮而亡所謂負債耳

沙門涉西域人符堅時大旱使涉請雨俄時龜下鉢中天大雨也

鳩摩羅什天竺人其母是龜茲國王妹什在母胎惠解倍常及年七歲出家受經日誦千偈又著實相論二卷姚迎入西明閣逍遥園興謂什曰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乃別立解舍諸僧多傚之什乃取針盈鉢引諸僧曰若能傚此乃可蓄室因進針與常食之不別諸僧婢服乃止杯度丘尼在鼓城聞什在長安曰吾與此子戲三百年什死姚具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辟唯舌不爛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從何来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杖若能奉之可以得道

贊曰　技術之藝　古亦多方　令威獨鶴　左慈群羊　呪詛之妙　藥石之良　竹龍奮擊　紙月騰光　枕中宦學　空外霓裳　一時游戲　萬古名揚

相徵篇第二十九

王珪唐書王珪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當曰兒必貴但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俱来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曰二客公輔才也而與之游兒貴必矣

司馬懿三國志略司馬懿字仲達少有奇才仕魏曹操聞其有狼顧相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後而身不動

桓溫晉桓溫初生其父彝與溫嶠友善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試觀其啼溫啼嶠曰真英物也

越椒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蔡澤

史記蔡澤燕人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視之曰先生曷鼻巨肩吾聞所不相者殆先生乎澤知其戲已曰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年澤笑謝而去謂其僕曰躍馬食肉四十三年足矣

周亞夫 世家周亞夫封條侯初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為將相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何說侯乎既已侯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有從理言曰此餓死法也

尉繚 大梁人尉繚曰秦王謂始皇為人蜂準長目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叔向 晉大夫向至周見靈王太子謂太子曰形貌骨法與世殊類却後三年不復人間後乃入嵩山經十年太子見桓曰語我家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時果乘白鶴往嶺舉手謝時人而去

許負 秦始皇時諸侯並起為逆與高祖相薄夫人為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為睢亭侯職

單文 呂公字單文漢高祖未遇時呂公見之曰君貴有天下臣有一女願與箕箒之妾高祖遂納之

龍泉 漢桓帝時京師豪貴特守皆是龍泉相之

喬玄 字翁相梁郡睢陽人見曹操相曰天下將亂安民之主其在君乎

呂后 微時共惠帝在田有一老人行過見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又見惠帝謂后曰夫人貴由此兒老人去後一里餘后以言告高祖高祖逐而問之老父曰向者見夫人兒子貴者皆由君起君之相不可言也高祖曰誠如父老之言不敢忘德高祖定天下及惠帝呂后悉如老父之言耳

許邵 字子將汝南平興人也善知人之鑒曹操未貴時邵相曰清平之時姦賊亂起之英雄操大笑深然其言邵竟不仕避亂江左卒於豫章後漢人

朱違 沛國人善相人貴賤卑壽長短無不効驗文帝使違平相已年命長短違曰陛下年三十九當有厄若過此厄年壽大長後文帝至三十九遇疾而崩文帝將出外御馬脫始以裁備違曰此馬須臾當死及欲上馬馬惡帝衣香嚙帝脥怒遂刺殺其馬皆如違之言出魏志

張俗 蜀郡人曉明相術每照鏡自知刑死未曾不撲鏡於地後在蜀蜀先主劉備坐為言語不遜遂斬之出蜀志

郭璞 字景純河東人少時在路見一跳足小兒遂下馬脫體上青絲布袍與之小兒怪問璞曰吾命當在爾手中於是別十餘年仕晉中書侍郎晉大將軍王敦誅璞璞死之日乃是昔日與袍小兒行刑也

唐舉 有蔡澤魏人也請舉相謂澤曰有相分於是入秦乃代張祿為丞相六國時人

贊曰

道之與貌　天之與形　淳龐重厚　壽考康寧

龍顏隆準　日角天庭　見于神彩　貴不可名

豺聲蜂目　禍患相仍　苟能擇術　相非所徵

仁友篇第三十

柳宗元唐書柳宗元與劉禹錫貶播州播極僻遠宗元以柳易播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柳州禹會大臣有言於上禹錫得內遷　**管仲**字夷吾潁川人也少與南陽至於分財常與叔牙多自取少後俱仕齊齊僖公生襄公子糾公子小白糾即魯之外生小白即莒之外生管仲傅子糾叔牙傅小白兄襄公卒二弟爭位遂便交戰管仲射小白鉤小白佯死叔牙喜指取血以塗小白鉤帶子糾謂小白已死便還魯欲擇吉日而入齊宮人遂奏小白先為齊君是為桓公魯人懼齊殺子糾管仲寡人甘心焉叔牙謂桓公曰若欲治國可任高侯臣等足矣若欲服天下非夷吾不可桓公遂迎夷吾入齊以上卿夷吾輔位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夷吾之功也　出史記　**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梁山併粮與角哀桃乃入空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為上卿然收葬伯桃伯桃墓近荊軻將軍鎮羊角哀驚覺流涕遂從楚王

請兵鳴鼓奮劒往脅荊將軍墓未知勝負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出列士傳　**蘇秦**洛陽人也少與魏人張儀為友蘇秦遊說六國合從以蘇秦為相張儀為仕楚王亡珠玉謂儀所盜榜拷二百放儀遂歸時蘇秦在趙為相張儀至趙聞秦為相人白秦以心慙之令儀於城東門外坐以被馬鞿上進麤食張儀憤乃西上秦國蘇秦令舍人密賫金於路與儀作路資不知儀令至秦王聞儀到用為客卿秦昭王善儀之說又拜為丞相賫金者乃見張儀曰舍人是蘇秦使者密遣將金與作徑路今既達矣請辭而去張儀仰天歎曰馬鞿之事乃至是乎遂厚禮之以報蘇秦六國時人出戰國策也　**王陽**字縣軌京兆人陽少與貢禹為友陽入仕貢聞之彈冠待之王遂薦貢漢成帝之後召貢為太中大夫世稱王陽入仕貢禹彈冠前漢人　**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少與朱結綬王貢彈冠二人並至二千石前漢人人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前漢人　**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與汝南陳重為友時人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二人俱至郡守漢人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仕郡為功曹侍中常侍唐衡弟玹為京兆都尉岐為功曹每侵之玹常懷怏怏唐衡聞之遂奏漢靈帝靈帝遷衡為京兆太守衡遂攻岐家屬將託以重罪誅之岐亡走更姓名至青州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賓石乘獨車遊於市中遥見岐呼至與語岐懼是衡親

屬惶恐色變孫嵩因謂岐曰視子之貌非賣餅也見問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石慎闔門百口能令於君岐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岐上車同歸嵩白母曰命得死友將岐上嘗拜母訖然後置於複壁中密曰供給二年唐鄴被誅諸唐悉皆被滅岐遂得出至洛陽朝廷舉岐詔拜太僕岐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岐卒嵩為行朋友之服焉後

漢末時人事出魏書中 **孔嵩** 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潁川荀或遊未冠共客庸為卒或時出見嵩下駕執手曰共輿子搖扇俱遊太學子卒吾亦痛哉或命代嵩嵩以傭夫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辭不赴後漢書 **華歆** 與管寧邴原為友三人號為一龍歆為頭寧為尾原為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時人出語林 避地遼東歆為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為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方原竟不往而乃卒出世說 **嵇康** 字叔夜譙國人康與康平呂安為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晉時人也

贊曰 古人尚友 **擇斯以仁** 濟其患難 **推以恩親** 博施惟均 **分衣推食** 託孤撫貧

友人篇第三十一

范式 字巨卿山國人與汝南張元伯為友元伯病告其母曰我與巨卿為友命終之日待巨卿來然後葬我語訖便死其夜巨卿夢元伯告曰吾已某日死某日葬子幸臨我巨卿遂着素衣乘白馬往赴之元伯靈柩至葬日家人舁之不動其母曰當有所待須臾遥見一人素衣乘白馬行哭而來執紼引柩葬畢而回後漢書 **王濟** 字武子太原人與武子病卒子荊來弔攄靈哭畢乃曰君平生好驢令為君作驢鳴乃發聲賓客皆笑子荊怒曰諸君不死令我武子死賓客又笑須臾之間或哭或笑焉 **吳祐** 吳祐字季英後漢陳留人太守冷宏召補文學見而異之擢舉孝廉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後為州自免歸隱居不仕灌園蔬以為業 **貢禹** 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言其取舍同也彈冠入仕也 **周瑜** 吳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之為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時人皆羨慕之

贊曰　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　道以相傳　義以相授
戒夫鄙薄　取夫淳厚　玉尚琢磨　金資鑄鏤
經理誦說　文詞研究　性習相成　共期不朽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五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六

平陽　王　朋壽　編

漆室女 漆室之女魯國人過時未嫁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邪女曰非也我憂魯國君老而太子幼也婦曰乃大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容舍子客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水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濕加三百步今魯國有患父子君臣被辱婦人可獨安何所避之

贊曰 賢婦懿恭 謹身執禮 孝養舅姑 調和妯娌 斷機教子 酒食具供 非儀曷以

宗族稱揚 鄉閭贊美 彤管為書 增光女史

女禍篇第三十四

驪姬 史記晉世家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速祭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胙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公還宰人上胙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死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而代之況他人乎太子聞之奔新城公誅其傅杜原款或曰為此藥驪姬也何不自明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或曰可奔太子曰被此惡名人誰內我遂自殺 崔杼 齊史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彊怒告慶封慶封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是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効焉為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罷酒伏弩射殺靈公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也 石崇 晉石崇愛妾名綠珠善吹笛孫秀使人索之崇時在金谷從數人妓登涼臺使者以告崇盡出婢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受命取綠珠崇勃然曰綠珠余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宜加三思崇固不然使者回報秀秀勸趙王倫殺崇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汝得罪綠珠曰請先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收崇詰東市歎曰奴輩利余財行刑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之遂被誅 唐明皇 楊貴妃智算警敏迎意輒悟恩寵聲焰震天下雖命婦公主不敢與抗臺省州縣請

託奔走期會過於詔勅凡國忠為相領四十餘使處決樞務自任不疑帝惑嗜慾不顧天下成敗安祿山反以國忠為名帝幸蜀妃子縊于馬嵬國忠為亂兵所殺爭啖其肉且盡諸子姊妹皆死

贊曰 世衰道微 重色輕德 政移寵嬖 禍生肘腋 終於亡國 治容誨淫 滅身殄族 綠珠金谷 以勵後人 戒之毋忽

醫藥篇第三十五

桑田巫 晉人也景公病召田巫問之荅曰不得食新麥及麥熟王強令刈之令宰人作食未食腹脹如厠遂於厠中而死周時人出於左傳 **扁鵲** 姓秦名越字少齊渤海人也初見齊桓公曰君有病公不應後又見之曰公有病乃可治之公曰卿有欲治無病之人以求其功後又見公越便走公數日病發召越越曰初見公病在皮膚針灸所及再見公病在血脉湯藥所及今見公病入骨髓司命亦無所奈何後數日桓公乃崩 **盧醫** 秦人也晉悼公遇疾因使人至求醫秦遣盧醫往治未至悼公夢見二豎子自相謂曰秦良醫至必傷我等一童子曰若居膏之上肓之下針灸不及湯藥不下其那我何明日醫至悼公命視病醫曰病在膏肓之上下針灸湯藥不及此病難治也悼公曰此真良醫也遂厚禮遣之周靈王時人出史記 **文摯** 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太子曰王病怒即愈王若即殺臣奈何太子曰無慮我當救之文摯於是稽受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解履而登床帝大怒使左右拖下殿令鑊煮之皇后及太子叩頭請救王怒遂解赦摯因此病愈六國時人出史記 **董奉** 宮人也時交州刺史杜燮中毒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口中須臾乃甦燮自說初死時有一亘門直至一處內燮於土窟中以土塞之俄頃聞太一使至追杜燮遂開土窟杜燮得出後漢人 **華佗** 字元化沛國譙郡人善養生之術廣陵太守陳登患胸中煩滿面赤不食使人請佗佗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蓋腥物所為之乃作湯令登服之遂吐三升許虫虫頭皆赤半身猶是生鱠佗曰此病必更再發若值良醫乃可救之後果發佗時不在病發而卒魏初人 **郭玉** 後漢郭玉廣志 四家 劉歆七畧論醫之方技有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 王纂 異苑宋父鈞於浩水因號浩翁著鍼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師事高學方診後為太醫丞 王嘉中

有張氏女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来女遂自是昏亂如狂海陵王纂能療邪畏召之纂候其夜始下一鍼有一癩從女被下走出遂愈

郭太醫 後漢太醫丞郭王療貴人時或不驗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用不任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帝善之

關羽 蜀志關羽常流矢所中每陰雨所然後可時羽方與賓客飲燕使治之醫乃刮肉見骨去其毒臂血流漓羽神色不變飲啖談笑自若

華佗 別傳河内太守劉勳女左睞裹瘡癢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口出而遂愈

郭玉 廣漢人後漢帝時為侍郎為人善別脈知人生死帝令童男衣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脈曰此女雖言病據脈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帝善之遷玉五官郎將

贊曰 人命所繫 醫明藥良 部分清濁 經絡陰陽 色脉難素 砭艾明堂 望氣識證 隨宜處方 縱臻神聖 不治膏肓 凡百君子 務先自防

卜筮篇第三十六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時為太中大夫時取守宮周易請為陛下覆盆下易博士令射之皆莫能中朔在側乃曰少讀是蛇又有四脚謂是岐伯布卦於地朔曰臣謂是龍又無角謂是布卦於地朔曰臣謂是龍又無角謂岐伯善緣壁非是守宮即是蜥蜴帝善之賜朔帛二十疋時有郭舍人曰朔偶中請陛下更取一物合於盆下令朔再射若中榜臣一百朔若不中賜臣疋帛帝令取桑中寄生覆之令朔射之朔布卦說曰内為鱒乾外為寄生盆下為窶薮帝大笑乃榜郭舍人復賜朔帛後漢人

管輅 清河太守徐季龍取十三種物合安篋中命輅射之輅曰篋中者籍籍有十三種物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桃為蚕為蝎也魏時人

淳于智 魏郡人善卜筮同郡人張本母遇重病乃命張本就智卜之布卦已謂本曰君速歸家至南門外放聲大哭待家中老小出盡即已一人不出勿止張本如其言還家至門大哭家人聞聲驚怪大小悉出扶病母盡出其堂北間忽然崩本母病乃

郭忌 戰國策郭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郭忌愈晉時人以告公孫開開使人操十金於市詣卜者曰我田忌人也吾當三戰三勝威震天下欲舉大事亦吉否既而郭忌使人捕卜者而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出奔

孔子

家語孔子嘗自筮得賁愀然不悅弟子曰賁吉卦也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子貢**家語使子貢往外而未至使弟子筮之得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來也子貢果來**晉惠公**左傳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於秦女為宦女焉**邾文公**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文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嘗至郭恩家碓上鳩鬥輅謂恩曰明日當有老人將牝一口從東來侯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牝饋恩恩命酒薦射雞為饌逆箭射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又有人失婦就輅卜曰君但只於路覓擔豬人乃逐之行次豬忽繩解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其婦乃出看豬遂擒之

贊曰 卜以元龜　筮從蓍草　從違是占　吉凶隨兆

術既精研　應惟玄妙　有感必通　有祥必告

發乎誠心　合乎至道　過曆之期　德斯可造

占夢篇第三十七

黃帝少時夢乘龍上天後即於帝位也

晉侯與楚戰夢楚王在上文王在下文公懼之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楚王在上而伏向下君王在下仰面於天天將助矣君明日與楚戰楚大敗出左傳**江淹**字文通少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章日新後十餘年又夢一人自還後文章日退時人稱淹才盡矣**帝堯**少時夢天而舐之俄而帝摯崩堯乃踐帝位

殷湯少時夢以手撥天而王後升帝位

漢高祖後納薄姬夢龍繞其腹及覺便說之高祖曰姬乃夢龍繞其腹及覺便說之高祖曰此吉夢也後生成王成王即文帝也

王濬為巴郡太守夢梁上懸三刀後復益一刀濬惡之主簿解之曰三刀為州餘益一刀君當為益州刺史後果如其言晉時人**符融**善斷獄又能占夢時有一書生妻被人殺以告融融問曰君有夢否書生曰發日夜夢乘馬傍水行向北又向南一廂濕一廂乾又見天上一日水中一日夢乃如此融曰乘馬近水行馮字也又向南行是離離為中女又向北行北為坎為中男此是男女相姦之狀天上日水中日上有日下有日此字昌字必是馮昌殺汝妻融問曰同邑有馮昌詰之云先與妻通本意殺生誤殺其

妻馮昌乃伏罪

丁固 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直曰桑者四十八字君壽不過四十八卒蜀人

龔遂 字少卿由陽昌邑人也昌邑王即漢成帝李夫人之子也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昌邑王即皇帝位而王無德信用讒黨王夢見蜻蠅之矢積毀東西階王問龔遂曰詩云熒熒青蠅止于禺番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而左右讒佞衆多陛下察之王不改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出前漢

楊雄 字子雲蜀郡人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臟出外以手收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前漢人論

傅毅 字武仲北海人漢明帝時為侍郎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尺有紫金色在殿前而過帝問群臣傅毅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此必其神乎居數日西國有胡僧獻經象而至後漢

郭賀 字喬卿廣人也汝南蔡茂後漢明帝時為廣漢太守召賀為主簿茂在郡夜夢見殿上有二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是中台之位得禾而失為乃得祿秩也居旬日茂被召為司徒後漢人漢書

程昱 字仲德東郡漢人也少時事魏主曹操昱本名立曾夢兩手捧日而行因說與操操曰卿終為吾股肱心腹也操遂於立上安日為昱因此名焉昱仕至兗州刺史魏志

蔣濟 字子通楚郡平阿人也魏文帝時為太尉濟有子亡經十年其妻夜夢見亡兒告之曰在地下屬太山辛苦不可言今領軍府南有孫阿者太山府君欲為錄事願母屬孫阿使某得樂處其妻驚覺涕泣告濟濟為人剛強初不信至明夜又夢亡兒還如前言復告濟濟召阿至乃述夢中囑阿阿曰謔如之言地下與君方便經旬日阿病卒後數日其妻還夢見亡兒來曰其地下乃得孫阿太山錄事力也魏時人事出列異傳

周宣 字孔和樂安人善卜夢魏文帝夢磨錢文欲滅而更明帝問宣曰陛下意有不平初欲除之而不得已心復止是帝欲害東阿王而通太后帝又問宣曰朕昨夜夢見殿宇瓦墮地化為雙死鴛鴦此何謂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言未已黃門奏宮人相殺帝曰朕初不夢何得徵驗宣曰夢者意有所欲亦如夢焉文帝拜為中郎出魏志

嵇康 字叔夜譙國人少時白日夢見人身長一丈告康自稱我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乞為葬埋當厚相報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夜至半復夢見長人來授廣陵散曲夢中授得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公時康為中散大夫為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事出異苑

趙直 蜀人先主時巴郡蔣琰夢見門前有一牛頭流血滂沲以問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血者事明也此夢吉君仕至公後如其言出蔣琰傳

羅含 字君常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口及覺心中如吞物意謂之不吉叔母解之曰五

昭文張金吾藏書

色鳥者入口有文章貌汝後必有文章於是才藻日盛晉時仕至侍中出羅含列傳**陶侃**字士衡丹陽人生翼飛捫天門已過八重唯有一重不至後果牧八州都督若及九重當得天下晉初為太尉出巽苑**慕容垂**既符主經向鄴城既已將發符主悔恨遣兵在草籍伏而邀之慕容垂在道夜夢孔子墓八墳已斛之相連及覺甚惡之以語左右曰孔子名丘八字者亦是丘下有八乃兵字也必有伏兵待我垂於是從他道而去乃得免難也**傅說**尚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雷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矣**楚子玉**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子西諫弗聽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棄土也弗聽出曰令尹不勤其民實自敗也既敗王責之及連穀而死**鄭文公**左傳鄭文公有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聲伯**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懷之曰無傷也言之日莫卒**曹人**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立曹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不救宋人以曹伯歸**豎牛**左傳昭公四年穆子去及庚宗遇婦人黑而上僂深目豭喙號之曰牛助之乃勝後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為豎有寵使為政穆子曰於丘籍遇疾牛用讒殺其長子又讒其次子逐之疾急人饋之食豎牛曰夫子不欲見人使寘食于个豎牛弗進卒以餒死**秦繆公**封禪書秦繆公病卧五日不寤既寤乃言夢見上帝帝命我平晉亂史書而記之而後世皆曰繆公上天**孔子**家語孔子晨興謂子貢曰吾夢奠於兩楹之間吾其死矣於是負杖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是年孔子卒**秦文公**封禪書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鄧通**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而上見其衣後有穿覺而以所夢陰自求之通乃夢所見遂貴幸之**唐明皇**遺史唐明皇在藩邸嘗之故舊

家食未具寢於閣主人出見黃蛇食藤少頃蛇下入明皇卧榻下遂不見及覺云適飢甚食藤花良美

賀知章 唐賀知章事明皇為祕書監自號四明狂客晚節尤放誕天寶初夢游帝居及寤遂請為道士歸鄉里以宅為千秋觀表求官湖為放生池詔賜鏡湖一曲

令狐策 晉人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紞曰以上為陽下為陰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冰泮而昏成會太守田豹因策求張公徵女為子婦仲春而成婚三十國春秋

贊曰 心思所存 夢魂斯兆 嵩嶽降靈 傳岩惟肖

丁固生松 魏顆結草 熊則珪璋 鳳斯文藻

扁謝膏肓 晉疑鹽腦 惟聖惟仁 與齡難老

異識篇第三十八

張華 字茂先范陽人也晉惠帝時為司空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為幻化墓前有華表木亦知未來之事此狐狸語華表曰視我之貌得見晉帝否華表曰視汝貌妙解無窮但張司空知度恐難牢籠子勿去但非喪子千金之質亦當悞

昭文張金吾藏書

老夫矣狐狸遂變作書生年十五六童顏總髻往見張華華使人引進共坐飲酒談論百家採摭三皇五帝華無應聲屈伏華曰天下乃少有也若非鬼魅當是狐狸燕昭王墓前華表以應千年得此木燒火照之可變矣華遂遣人往所華表華表空中得一青衣小兒將向京師去洛陽二十里變為枯木燃之以照此書生便化為老狸因即殺之又有人寄陸機鮓機訝甚異因餉張華華曰此龍肉也機時不信華曰以苦酒濯之當有異也便以酒濯之即有五色之彩機乃問其鮓主鮓主答曰家有稻積發之得一白魚魚長三尺乃作鮓所以奉獻時人皆伏張華之博識也晉惠帝時有鳥毛墮地長一丈帝以問華華曰此名海鳧毛此毛落天下當崩亡瓦解及惠帝崩懷帝立石勒作亂逼於洛陽懷帝南遷愍帝在長安陷於胡賊天下大亂皆如華之所言也

龐儉 字元約魏郡人年數歲遭亂相失儉後成長鑿井得銅錢千萬貫買得蒼頭老奴使主牛馬儉母在堂作樂奴在廚乃竊言曰堂上母是我妻也婢聞遂告儉母母呼問其事由緣乃亂時相失符合夫妻抱頭而哭然後命新婦拜阿翁還復夫妻父子如初時人謂之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人出應劭風俗通

茂先 晉史張華字茂先常有人墮枯井中見從旁一穴其人乃入穴行忘遠近或見宮室甚麗庭院中多大羊其髯上有大珠其人復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

館羊號癡龍
其珠可食 塞翁馬融傳塞翁失馬人皆弔之叟曰何詎不為福居久之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詎不為禍家有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曰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大入毗丁壯皆控弦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得相保

贊曰 性同天賦 識則殊倫 見於未兆 察於未成
曼倩銅鳩 孔聖祥麟 萍浮楚水 劒躍平津
時危則隱 道泰求伸 夫惟明哲 永保其身

烈女篇第三十九

張茂妻陸氏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元初所害陸氏傾家産率部曲為先以討充也 尹虞二女虞為始興太守討杜孜戰敗二女為孜所獲將妻之二女曰我二千石女終不為賊作婦並遇害終不易其志也 陝婦人不知姓氏婺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婦乃毀面自誓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儒素其父受以周官音義符堅敗禮樂遺明乃

就宋立講堂置生一百二十人絳紗幔受業號宋宣文君世稱韋氏宋母 符堅妻毛氏善騎射堅為姚萇所殺附毛氏猶彎弓與壯士數千人戰 張天錫美人闞氏薛氏並有寵天錫疾謂曰吾死天錫疾篤二人自刎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惠常謂姝曰我望不後豈可為人妻姝請效死誓元他志垂稱燕納元妃為繼室偽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志及垂立寶為太子元妃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為仁明之主處難為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一見其美垂曰汝欲扶我晉獻公乎元妃退告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氣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寶祚位遇自裁妃曰汝尚殺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後皆如其言矣 段豐妻慕容德女偽署平原公主年十四歲適豐豐被殺謂侍婢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遂縊而死 呂纂妻楊氏有義烈夫為呂超所殺超將妻之其父告之楊氏夫人本嫡女與纂以圖富貴一日如此豈更再嫁乎女乃自殺而死

贊曰 女行能全 終於貞烈 不為柔存 寧蹈剛折
性馥芝蘭 志清冰雪 利不可回 勢不可奪

三從不違　四德罔缺　為世楷模　標名史牒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六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七

平陽王朋壽編

文章篇第四十

劉蛻 唐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塚銘序云文塚者長安劉蛻復愚為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也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跂倚嗜欲躁忿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卜於火如秦非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上協吾當既不為吾用惟速化為百工之用啥非珠玉歛無裙襦其塚也在蒼莽之野大塊之丘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唐求 唐唐求喜吟咏檢藁為丸貯以大瓢臨死投於江中曰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遂投之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世人詩瓢收詩遂傳

孫綽 晉孫綽字興公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

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劉安 西京雜說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士篇鴻者大也烈者明也言大明禮教自云字字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為丨出一入

左思 晉左思字太中少博學欲作三都賦乃諧著作郎張載訪臨邛事遂構思十年藩溷皆着紙筆偶得一句便書記之後徵為祕書郎

梁鴻 後漢梁鴻字伯鸞賢而好屬文嘗作五噫之歌

鄭虔 唐書鄭虔坐私撰國史責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

張華 晉書阮籍見張華鷦鷯賦稱歎曰此王佐之才也

梁竦 後漢梁竦徂南北歷江湖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死乃悼騷賦繫玄石沉江中顯宗愛其才詔還鄉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狀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

裴廷裕 梁裴廷裕文書敏捷人號為下水船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陽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敏洎對曰向在翰林人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曰卿便是上水船洎深有慚色

荀卿 楚人也春申君黃歇用為蘭陵令作筆賦曰非綵非帛成文章非日非月天下光匹夫隆之即為聖諸侯隆之定四方

漢武帝 愛李夫人夫人亡帝自作挽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兮鴈南歸蘭有芳兮菊有菲思佳人兮不可依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盡兮哀情多

劉向 字子政高祖從父兄也楚劉交之後漢成帝令作勳爐辭曰嘉以正器巉嵓若山實貫太華承以玉盤云云辭多不錄向仕至太中大夫

漢成帝 班婕妤作團扇詩曰新織齊紈素潔白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弃捐奩箱中恩情終道絕

陳思王 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少子建安十四年造銅雀臺新成帝共諸子同遊各命為詩子建年十二援筆成其詞曰從明君之嬉遊登層臺以娛情太極即廣望開西遙洛京云云詞多不錄後兄文帝心忌子建欲害之乃令七步成詩詩不成必當加刑子建應命詩曰煑豆燃豆箕掾豉取其汁箕在竈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默而不言

宋玉 楚人也有口辯事襄王王遊於蘭臺之上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賦者乎大夫唐勤曰壯士類兮絕天維北斗恢兮太山移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賜玉上卿六國時人出宋玉集

李陵 字少卿隴西成紀人也父廣漢文帝時代郡雲中二太守陵以名家子武帝時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後轉為建章監

領步騎五千北討匈奴陵衆寡不敵遂降匈奴匈奴封為左効王陵未降之前蘇武先在匈奴匈奴因之使武牧羊及陵將至武得還國陵贈武言詩十六首其詞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獨留斯館子今還故鄉一別秦與胡會見誰何殃幸子當努力言笑莫相忘前漢人出臨川玉集之中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與鄒待之相如作子虛賦後鄉人楊德意為漢武帝稍監夜誦子虛賦帝聞之歎美曰恨不得見此人德意曰此臣邑人也帝令召相如相如至帝與言奇之相如乃作上林賦奏武帝帝善之拜相如為武騎常侍遷中郎將令上林賦是也武帝陳皇后失寵處在長門陳后聞相如才購之白金乃命作長門賦以風帝其辭曰夜悅惚而夢想若君王之在傍云云賦奏帝覽之感悔今長門賦是也文多不載相如死後帝遣人至家中收書唯得封禪一卷餘無書出前漢 曹大家姓班名昭字惠姬徐令虔女也曹世叔之妻生子穀世叔早棄子復喪沒年十九寡居作女誡八篇其詞曰生男如狼猶恐如尪生女如鼠猶恐如虎清閑守節潔齊酒食以待賓客婦德也浣濯衣裳整頓邊幅婦功也詞多不載漢明帝與馬后召之入後宮從大家受孝經論語詩易等尊而不名號曰大家後漢時人出集林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林人也坐事繫獄光武時為大司馬帝使諸文士作諫文雅於獄中作之諫文後漢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善為檄文高最帝乃賜帛免刑事出後漢 陳琳 字孔璋 廣陵人 也善為檄 文 高最 帝乃賜帛免刑 事出後漢 陳琳 字孔璋 廣陵人 也善為檄 文 漢獻帝時曹操秉政南陽張秀反曹公令琳檄之是時曹公患頭風因看琳檄遂差公曰愈我疾也賜琳練帛出魏志 阮瑀字文瑜陳留尉氏人也事魏主曹公韓遂之隴右曹公因出行令瑀馬上作書與韓遂瑀具草即成乃呈曹公公索筆欲改無下筆之處出魏志 庾闡字仲初潁川人也作陽都賦未成去妻後更娶謝氏便於弋中仲初思至索火來即為出燈因此賦成流於後世宋時人也 淮南王漢淮南王安好讀書鼓琴不好弋獵常朝武帝令作離騷旦受詔食時便上又著中篇八卷言神仙黃老之術

贊曰 文章貴道 琢磨乃成 日星雲漢 煥然彰明
詩傳雅頌 書歌載賡 褒揚休功 紀述太平
繡紋霞綺 玉價金聲 播之千古 騰耀飛英

感應篇第四十一

符堅載記符堅升平元年僭位號大秦天王五年鳳凰集於東
關堅與王猛苻融議赦于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
融供進紙墨須臾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
而復來俄而長安市人相告曰官中將大赦有司以聞堅駭謂
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於是出外使窮推之咸言
有一青衣小兒大呼於市曰官今放赦忽不見堅悟曰其昔者
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已惡之

黎景逸 唐貞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飼一鵲甚
馴熟景逸被誣下獄有鵲於氣樓中下
視景逸喜噪似語有赦官詰其日又似語三日當至已而果然
景逸清脫後有人云赦前路逢一玄衣素衿人云有赦乃知鵲
也

孫叔敖 楚孫叔敖為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
母問其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出而見之懼死耳其母曰蛇今何在叔敖曰恐他人復見之兒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不死矣後為楚相國

燕丹 春秋後語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事敗秦王怒興兵虜燕
丹入秦拘留久之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放汝歸太子丹至館舍仰而嘆烏頭白馬生角秦王聞而異之遂放還

文公 晉文公出游見大蛇當道以為不祥退而修德有

璧往謝秦王王大怒置亥於虎圈中使虎食之亥大怒髮上衝冠張目叱之群虎見伏不敢動秦王大驚遂禮遣之秦王即始皇也時六國競興魏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令五國之兵攻秦獲秦五城出太史傳 **王業** 字子香陳留雍丘人也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卒送喪還鄉忽有白虎一頭宿其側入境內而迴荊州民常立碑號曰荊州白虎王君陳留白虎王起於此後漢人出陳留白虎王起於此後 **曹娥** 會稽上虞人也父漢桓帝元嘉二年投江而死留著老傳 曹娥不獲其屍女乃沿江而哭七日七夜其聲不絕亦投江而死後三日其女抱父屍俱出家人乃收葬之郡人為立碑於江上後漢人出會稽典録 **荀倫** 河內人也晉時有東陽太守是時郡治甄城倫弟儒此着舅氏乘凍躡虛沒命盟建求屍不得倫乃修牒河伯一宿其屍把牒而出也 **王平** 楚州盱眙人也父母俱亡平造塼值天大旱井泉昏竭平乃一身十里輦水孝感上天天忽霧起須臾之間於竈邊水泉湧出便足供用宋時人事出宋書 **吳文章** 陳留人遭亂世兄弟伯武相失二十餘年忽一日相過於下邳因市相鬬兄伯武歐文章章怒欲報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自怪而問之乃是兄伯武也漢時人出應劭風俗通 **臨江王閎** 王名榮漢景帝之長子也初立為太子後廢為臨江王更立東膠王傲為太子太子即武帝也閎王至國二年坐假貴地被放還京臨發車轉折江陵父老泣曰車轉折吾主不反也到長安廷尉所王恐自殺葬於藍田有鵲數萬枚銜土置塚上百姓見而怜之藍田在長安東四十里前漢人出漢書

贊曰 神道至隱 感而遂通 順則福應 逆斯禍鍾 善言出口 千里初同 凶德萌心 一家相攻

事親思孝 入仕思忠 竚看獲報 餘慶無窮

報恩篇第四十二

知瑩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曰二國求紓其民而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曰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晉君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免之使嗣宗職及於事帥偏師以遇執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

爭重為之禮而歸遣之

晉文公世家晉文公圍曹入曹數之以不用釐負羈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令軍士毋入釐負羈之宗家以報其盤飧寘璧之德

蘇秦史記蘇秦相六國過雒陽散金賜親友初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所嘗見德者莫不百倍酬之

孟嘗君史記孟嘗君舍人魏子收邑入二反而不致一問之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將為亂孟嘗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于宮門以明之湣王驚而踪跡驗問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豫讓史記晉大夫智伯之臣趙襄子殺智伯以頭為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宮塗廁中懷七首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捫獲而赦之後又漆身為癩吞炭成啞使形狀不可知俾襄子出伏紈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是豫讓搜得數之曰子事范中行智伯滅之不報何報我之深也讓曰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因請襄子衣extracted紈三躍而擊之曰可以地下報智伯矣遂自引伏劒而死矣

靈輒見一餓人盾乃傾壺飧以哺之曰君何人也餓人曰我是齊人姓靈名輒游學三年今欲歸去粮食乏盡不能前進盾更遺之食遂得歸為晉靈公守門者盾以直諫靈公欲殺盾乘車公先令人脫車輪乃呼獒咬盾盾車無輪靈輒乃扶車輪而行盾既免難問之輒曰我便是昔日桑下餓人也

魏顆晉大夫魏武子之子武子有愛妾武子初患勅顆曰吾死之後可嫁此妾及疾重又曰吾死之後可以殺此妾列女傳武子死顆計曰從父情始之言以嫁此妾後顆為將與秦戰秦將杜回陣欲相接見一老人在陣前結草回躓而倒是汝嫁妾之父故結草相報也

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到隋侯前放珠去隋侯意不敢取取是夜至家宿忽夢中脚踏一蛇便驚起乃見雙珠在足前矣

漢武帝出遊昆明池見一魚張口向帝帝取之銜珠而報之

伍員字子胥楚平王誅其父兄捕求子胥胥乃急奔吳於路飢困至溧陽之水見一女子水邊浣衣子胥往投乞食女子問其由子胥以寔告之女子因饋飯一盤食之訖胥嘱女子曰慎勿洩前言遂辭而去可行數步回顧見女子投水而死及胥仕吳為相吳王闔閭使胥將孫武等伐楚大破之楚昭王奔隨王使子西詐為王欲殺隨侯隨侯不聽王遂自出隨侯乃與王俱亡楚人追之及於淮水隨侯欲渡王處舟中而去後楚人不復追隨侯乃敢渡王處舟中而去吳軍去後女子母行泣来至水中取金而去周景王時人見史記翟母大梁人漢高祖與項羽戰

軍大敗高祖急走投於延鄉鄉有翟母母遂藏高祖祖得免其難後項羽滅高祖定天下乃封翟母於鄉以報其恩今陳留封丘城是前漢人出陳留風俗記

蒯緤 字子貢東海駒山人曾從母車路歸去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請竺寄載之竺令上車行十里婦人辭竺曰我是天使遣我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無以相報竺因愁請之曰東海糜家者竺是也顧勿燒之婦人曰天命豈敢違之然君但急行我當緩来明日日中火必發也竺於是疾達家悉出資產至日中火起唯燒茅茨而已漢末為蜀丞相世仕蜀郡

秦穆公 失其駿馬後至岐山行見五人盜所失馬而食之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無酒必死公遂賜之以酒後秦與晉戰忽有五人從惠公而来穆公怪問之曰是昔盜馬之人周時人

楚莊王 與群臣夜飲中宵燭滅坐內有引王美人美人告王曰坐中有人引臣妾妾已斷得其纓王曰飲人以醉何以責之以禮悉令在坐大臣各斷其纓然後上燭楚王後與晉戰兵圍數重楚王大懼軍中乃有一人登鋒陷堅大破晉軍楚王怪之而問對曰臣是絕纓之士也以報王恩出

韓子楊寶 弘農華陰人也年七歲行於華陰山中見一黃雀被瘨為蝼蟻所損寶而愍之因將歸致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經十餘日瘡愈旦飛去暮來宿於箱中忽一朝化為黃衣兒持玉環一雙與寶謂曰君好掌此環子孫當累世三公報訖而去莫知所在寶生震震漢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秉漢和帝時太尉秉生賜賜漢靈帝時為司空賜生彪彪漢靈帝時為司徒

樊曄 字仲華南陽新治人也與漢光武同郡光武微時曾被事囚於新治縣獄曄時為新治市吏嘗饋飯一壺德之不忘及光武登位拜曄為河東都尉帝戲曰一飯得都尉何如曄再拜而已後漢人出漢書

孫鍾 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種瓜為業瓜初熟有三人來就乞瓜鍾遂引三人入草庵設飯摘瓜以食之三人食訖謂鍾曰蒙君厚恩無以報請視君葬地遂將之上山謂曰欲得世世封侯數世天子鍾曰諾遂指一處可葬之三人曰我等是司命君下山百步勿返顧鍾行二十步回首見三人化作白鶴飛去鍾於指地葬父母塚上常有紫氣屬天漫延於地父老曰孫氏興矣鍾生堅堅字文臺仕靈帝為破虜將軍長沙太守堅生權字仲謀漢末據江東建立為吳天子都揚州號建業後都武昌權生亮亮生休休生皓皓為晉所伐皓降晉武帝封為歸命侯果四世天子為王孫權號太皇亮被廢休為景皇帝皓為後主皇帝相繼六十八年事出宋臨川王幽明錄中

楊公 字雍伯洛陽人少時賣繒為業父母亡葬於終山山高八十里伯於坡頭致義漿終三年忽有

人就伯飲飲訖出懷中石子與之謂伯曰種此石當得玉君必富又得好婦語訖而去伯如其言經二年伯往所種地看地中有玉子生　平徐氏有好女未嫁伯試求之徐氏笑曰但得玉一隻與子為婚伯於是田中得美玉一隻與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出漢書

毛寶 陳留平丘人也晉成康中寶行江邊見人釣得一白龜寶贖而放之於江中後十年寶守鎮邪城與石虎交戰寶敗走投水脚如踏着石漸漸至岸寶回顧之乃是昔日放之白龜來報寶之恩也

贊曰　受恩思報　本自仁賢　窮達反復　廢興變遷　恩則當報云云

嗜酒篇第四十四

蕭琛 南史蕭琛字彥瑜蘭陵人思話之從孫常自言少壯時好音律喜讀書嗜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讀書不衰常忽自解竈事畢餘餕陶然復醉

陳暄 南史陳暄回山人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沉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畧曰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弟徧布朝野自言焦陳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也

鄭虔 唐鄭虔高才曠達性嗜酒而貧不能嘗致故杜子美贈之詩云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又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張翰 世說張翰字季鷹常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王孝伯 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常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

李適之 唐李適之好賓客為參知政事為李林甫陰中罷去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趙襄子 晉趙襄子飲酒七日七夜不醉自矜以為好優真對曰昔殷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趙襄子覺而自歎曰幾亡乎

畢茂世 名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也晉人

李太白 唐李白嗜酒玄宗召白使撰白蓮花開序并宮詞十首時白大醉中使以冷水沃之稍醒一揮而就

楊雄 字子雲蜀人為好酒

昭文張金吾藏書

酒不離口

子反 楚莊王伐宋子反為將時有殺楊豎進酒子反飲之醉明日又戰莊王召反謀怪其醉遂殺之君子曰非惡子反所謂小惠是大惠之賊見左傳

陶潛 字淵明性好山水常以酒適情人有往之者輒取頭上漉酒巾易酒而飲以素琴葛藤為絃乃撫弄人問之答曰但取琴中意何須絃上聲後為彭澤令公田多令種黍九月九日採菊於東籬之下而釀酒太守王弘九日着白衣携酒而訪焉

鄭玄 字康成北海人拜為大司農不就乃歸鄉里司隸校尉袁紹祖於洛陽城東門釀酒三百斛玄飲之不醉時更温雅也

馬融 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秀眉明目飲酒一石後漢時人教書生講論無有失錯官至南郡太守後漢懷帝時人出桓譚新論

劉表 荊州刺史諸子好酒官爵有三品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在座客有辭者輒以針刺其面驗之後漢人

陳遵 字孟公京兆人王莽時為河東太守會賓客飲宴將酣恐客逃席輒令人將客車轄於井中客欲去而不得前行也

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年十四飲二斗而不醉瑯邪太守單子春請之召輅相見欲論經史輅謂子春曰府君召儒生輅年幼未剛恐失聞神請先飲三斗然後論說子春悅使人酌三斗與輅輅飲盡於是唱大雅之端妙引經籍發言對答如流時人號為神童魏時人出魏志

鄭泉 字文淵陳留人每歎之曰願得三百斛船酒滿中以甘餚置兩頭加以金巵便為是矣臨死之日謂妻曰殯我於陶家之側百年後化而成土見水為酒誠獲心矣吳主孫權時為太中大夫出吳書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飲酒至八斗每鹿車載酒身居上使人離之頓止之處即輒飲大醉官至東平太守魏末人也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也飲酒一石至醉醒復飲妻責之伶謂妻曰卿可致酒五斗并脯羞之類吾當呪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伶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於是復飲頹然而醉語林

山簡 字季倫河內人晉司徒濤之子為荊州牧時每出酣醉歸人為之歌曰山公往何處來詣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籬舉鞭謝葛強何如并州兒

阮宣 字宣子陳留人常杖頭掛百錢至酒肆獨酣醉而歸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之晉人出世說

畢卓 字茂世東平人晉為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比舍釀酒熟卓因醉夜至瓮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日示之乃畢吏部也

贊曰

禹惡旨酒　著于聖經　麯糵有毒　沉酣是懲

躭夫湎淫　害于康寧　忘親阮籍　輕死劉伶

陶侃限約　屈原獨醒　存忠思孝　千古儀刑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七　終

別味篇第四十五

平陽王朋壽編

神農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所宜燥濕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荀勗晉荀勗字公曾潁川人常在武帝坐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皆伏其知師曠晉平公時人為大夫公食以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為薪耳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為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道子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關中美味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乃問宰夫果用生鹽作食也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間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瘠保軀　易牙符朗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王子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余人以黃金為器王治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多也臺榭懸朗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不干世事為一時之智者也　范蠡越

蠡為相日致千金家僮閑箕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於越都以為器銅鐵積如山皐或藏之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来未之有也　王元寶唐王元寶極富而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問元寶曰聞卿多綃比朕南山之木孰多元寶曰必多佳客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玄宗一日曰若每樹挂一縑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給無窮　甘寧吳志甘寧字興霸性奢侈以錦綵維舟棄之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　周雙啧于寶搜神記曰周雙啧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卧夢天帝過而怜之勑外有以給與司録案籍曰此人相負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然今車子未生請與之天公曰善自是遂富累千萬　歐明録異記盧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明每以珍貨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来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遥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若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遺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君於是呼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嫫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数年大富　梁冀字伯卓安定人後漢桓帝時寵冀恃勢貪放舉錢萬億及天下百姓者也　石崇字季倫晉河内人也晉惠帝為侍中苞之子也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富貴他自能得後為荆州刺史却遠使商客富不貲有別館在洛陽金谷一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賃成君每出崇車路君望塵而拜財産盈積室宇宏麗後房数百侍女皆曳紈繡與晉惠帝舅王愷及羊琇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樹高二尺愷示崇崇以鐵馬鞭擊愷怒崇命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衆矣惠

帝知富無以誇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無帝乃為衫因幸崇家崇有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祗承帝乃慙之崇厠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紈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厠內燦爛快出謂崇曰悞入公室矣崇曰厠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不成如也崇為客作小豆粥咄嗟粥辦冬日得韮虀愷出遊爭入洛陽崇牛如飛愷絶不及愷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來作白粥投之韮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馭者逐之愷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艷又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出侍女任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曰綠珠是吾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矣珠曰當效死於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於東市歎曰奴輩螺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稍米在地化為蜚人以為族滅之應水碓三十餘所倉頭奴八百人珍寶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潘岳同日斬於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崇曰殺士滿溝壑餘陳來及人出晉書 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為散騎侍郎家大富冬月作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人時洛陽炭貴琇作獸炭燃之崇因見而效之 尹吉甫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口數百

人曾遭飢餓鼎鑊作粥鳴聞聲數里臨食訖失三十人乃覓之見在鑊中斟取燋粥事出周書 卓王孫蜀郡人冨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病疾不見王孫曰聞令有重客遂設酒請徃請相如并王吉吉先至未敢嘗須史相如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喪夫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於相如相如撫琴音調文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資以車馬奴婢事出漢書司馬相如傳 郭珍為洛陽令家資巨萬夏日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即殷紂糟池之戲也後漢人事出論衡 何曾字穎考陳郡人晉時為司隸校尉日食萬二子遵邵卒太僕卿有四子萬綏機羨邵為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錢一萬為限綏官至侍中寡婦清漢書蜀遂巨富能以財衛身 王戎晉記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算金玉恒如不足世以此譏之其先得丹穴以擅其利

贊曰 富贍於財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斯為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昜 愚夫靳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燕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世說羅友貧乞禄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而怜之以友為襄陽太守

劉伯龍南史劉伯龍貧窶嘗召子弟欲營什百之利見一掌大笑伯龍嘆曰貧乃為鬼所笑遂止

榮啓期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無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吾二樂也命有夭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意儀曰貧無行必盜相君璧者乃笞掠數百不服乃釋之儀歸其婦嘻曰不說諸侯安得此辱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

原憲孔子弟子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捉敝衣冠貌有飢色出見子貢子貢曰先生病邪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周擘周時人極貧夫婦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怜之謂司命曰可賜其富司命曰此人業運如此不可富也今來張車子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閑且借之可乎天帝曰善司命之勅所因借其錢擘於是日漸家富得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擘見之問其夫主姓婦人答曰夫姓張此子車坊中生與名車子擘意甚惡之因此之後家道日衰還復如故

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七日曬衣裳或宗族於庭羅列衣服咸貧無物乃脫犢鼻布裩以竹竿頭挂之人問其故答曰未能免俗

范丹字史雲陳留人與同郡尹包為友俱貧每出傳一單衣包年長先走迴即脫與丹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既為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為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酒常酒掃身着犢鼻裩於市中使文君當爐而坐卓氏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才必不為長賤者而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使成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為司徒司徒鮑石以事徙東海良因遭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徙詣良家見良妻身着布裙從田曳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使大驚出漢書

孫晨字元公京兆人也後漢時為郡功曹冬日無被唯有藁草一束夜卧其中曉即衣之後漢時人出三輔決録

裴潜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文帝時為尚書清貧妻不免飢寒織荆筐籬自給出魏書

顏子孔子弟子傳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為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金魚觀塵 桑樞瓮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真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 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當自負米以養親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遂為楚上卿食祿萬鍾矣 司馬相如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家徒四壁能文章楊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為文賦武帝聞之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人司馬相如之所作也帝即命召之既見帝以為卿衙命使蜀至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前驅時人榮之 太公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為妻太公但讀書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麵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文王問曰君既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年老無子唯憂天下無主文王曰紂為天子何言無主太公曰人主養民紂為淫虐何主之有文王知其賢與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為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啼泣公怪而問之婦人曰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是也婦人喜再拜欲求再合公曰可取一盆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 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羹被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 主捉得苦辱之令信從胯下往過而後歸項羽不能用亡歸於漢因蕭何用之為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為楚王信取賣食者刖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母與之食信既為楚王漂母報以百金 樊噲 沛人也家貧以屠為業後事漢高祖祖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其難高祖即位封噲為武陽侯出前漢 公孫弘 淄川薛人家貧為人牧豕年四十始學春秋武帝時詔天下舉賢良文學之士淄川一都辭上弘弘到長安對策第一武帝善之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出前漢書 王章 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主人牛衣卧主人見而笞之章後就學京師見大將軍王鳳鳳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今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章不應獄官每夜打鼓默囚

章女年十二謂曰我父已死母曰何以知之女曰尋常喝囚有九今夜喝囚止八是以知死明日視章果死見前漢

甯戚 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為人挽車至齊國於車下飯牛望見桓公乃扣牛角而謌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為卿後遷丞相列士傳

陶侃 字士衡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舍侃家貧母為截髮為髲待之無薪伐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逵感之乃為侃立聲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夫晉時人出語林

石勒 字季龍本上黨武卿胡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山東大飢勒家貧乏不能自濟遂自汲乘謨計令汲乘與勒作奴主賣與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鞞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乃稱天子號趙郡為襄國城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遂封汲乘為大將軍勒死號趙明帝勒無子弟虎代立遷都於鄴按鄴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耕武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

王猛 晉書王猛字景略洛陽人家貧織畚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為相聲譽甚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昭文張金吾藏書

飲牛甯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尚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八瓮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

張旭 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特善草書自言吾見公主與擔夫爭而得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頭楹墨未中天下呼為張顛其書為草聖

薛稷 唐書薛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稷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盡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及竇貞伏誅稷以知其謀死於獄中

王右軍 晉王羲之善書為今古之冠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飛龍

杜慶 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文云杜藁鍾隸即今草書也

程邈 字元令下邳人秦始

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為今書上始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

張芝 字伯英安平人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乃黑寸紙不遺世謂草聖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靈帝時太學中立石五經即邕之書今洛陽其石經之文見存焉

韋誕 字仲將學書日家之素帛必先書而後練數十年間遂大能書晉帝造凌雲閣令誕書之而人悞先釘其牌於上誕乃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能也

師宜官 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酒家貰酒無以錢還乃書其壁作數字看者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輸十文方與之看計還酒錢已足遂拭去之後漢獻帝時人也

倉頡 黃帝時人觀鳥跡以造文字鬼遂夜哭黃帝時白日龍見帝亦乘龍遊行及倉頡造書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恐人書晝之而鬼哭龍藏也倉頡所造書即古文篆是也

史籀 周宣王史官也改古文為大篆今篆書是也

崔寔 字子直涿郡安平人也善草書後漢桓帝時遷為遼東太守一云草書起秦始皇時天下峻法不暇篆隸因為草書

梁鵠 字無鴻安定人也能書漢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

鍾繇 字元常潁川上武人也善篆楷書亦採蔡邕之法以為八分陳太尉碑蔡邕為文元鴻書之此碑文字最工妙魏武帝時為太尉

胡照 字孔明潁川人與繇同郡能書改云鍾胡之法

王羲之 字逸少琅邪臨沂人善篆書子獻之字子敬尤能骨法與父書不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人

羊忻 太山人也能書為侍御史晉末之際書勢遠布

諸葛長民 琅邪人也善八分真書官至豫州刺史

李斯 上蔡人秦皇時為丞相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始皇時上會稽山乃勅李斯勒石紀功號曰盡得天下乃李斯之書今猶存焉

羊欣 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晝睡獻之取篆書欣所著白練裙數幅欣後覺而見之自是書法愈進矣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淳龎　篆隸鍾鼎　鳥迹雲章

逸為真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方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八終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九

平陽王朋壽編

善射篇第五十

裴冕唐書裴冕善射一日射虎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此虪也前有真虎過之殆矣冕怒之馳馬赴之有一小虎伏地見冕哮吼冕馬辟易弓矢墮地

眅君謨朝野僉載眅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時君謨無弓矢執短刀矢來執擊折之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囓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囓法耳

庾公之斯孟子離婁章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夫子何謂也曰庾公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學射於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

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云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瘧疾也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所言孟子是以明羿之罪使得如孺子得尹公之他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曹彰**拾遺云王彰武帝子少而剛毅時樂浪獻虎以鐵為檻彰曳其尾虎弭耳無聲南越獻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能擊劒百步中髭髮又善於左右射發無不中**甘蝿飛衛**衛學射於蝿妙盡其術乃欲殺蝿因相逢於道引矢相射而矢盡乃拔棘相刺既不相勝乃誓為父子一云蝿教衛射諸法盡唯噛鏃法不教衛密將箭射蝿蝿乃噛得箭鏃反射衛衛逶樹而走其箭亦逶樹而而塵不揚盡矢之勢也**養叔**字由基楚人去楊樹百步射楊葉百發百中基撫弓弦捩乃抱樹而啼楚共王獵見捩逶樹避箭莫能中王命由基共王謂由基之射神射也**婁煩**漢初人善射高祖令煩射項羽乃墮地煩倒地失弓良久乃蘇**李廣**隴西成紀人其手捩臂漢時為雲中太守以得匈奴匈奴憚之號為飛將嘗夜行見

石言其是虎乃引弓射之沒羽徙視之乃石更射即不入也**羿**堯時人堯遭洪水後有九日並出命羿射之而落其八出

淮南**王濟**字武子太原人又魏舒字陽元濟陰人子二人善射名重當時並仕晉出語林

樹上弄兒艾乃放弩射中猴母其兒為母扳箭將樹葉塞箭瘡艾悔傷之遂捨其弩終身更不放弩矣**呂布**後漢呂布字奉先時劉備為袁術所敗以兵追之備走投布須臾術至布命俱會於布軍中布曰布平昔不喜合鬬惟喜解鬬乃使人值戟於轅門謂術與備曰布請為二公射戟小支二發中者當解去發而不中留戰以決雌雄一發中戟小支將軍天威也遂和

贊曰　射以觀德　和志和容　引而欲發　率先正躬

羿惟中的　進技之工　薄乎云爾　傳之逢蒙

道以貫禍　伊誰云從　子濯取友　師道斯崇

朱虛侯 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章於是起舞遂歌曰噫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師古注曰以斥諸呂

秦昭王 史記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澠池趙王難秦不欲行藺相如廉頗諫曰若不行視趙之怯弱也趙王乃行相如等從至澠池交會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琴請鼓之趙王為之鼓琴秦王命史書之相如進曰寡君聞王善缶請鼓之秦王不肯相如乃按劒而前謂秦王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王豈恃衆乎抽劒怒目欲刺秦王王不悅乃擊缶既終藺相如亦命趙史書之終會而還強秦不敢加兵於趙以相如故也

趙王 趙國史王正鼓琴遣使之楚試之曰至楚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琴何其美也王曰琴方調矣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曰宮商移從不可常定使者曰明君使臣不制其辭逢吉則賀逢凶則弔如王琴柱不可常定矣

師經 魏文侯與群臣讌會師經鼓琴文侯樂酒酣起舞師經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令殺之師經曰臣請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言乎師經曰堯舜之君唯恐民無言而從之桀紂之君唯恐民有言而違之臣所以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君文侯慚而謝之乃懸琴於門以自戒

鍾儀 晉史晉伐楚獲鍾儀執之獻於晉君君解義問族儀曰伶人也君曰知樂乎儀曰是臣先祖之職豈知其二授之琴儀操南音為楚曲晉君問楚王為人如何對曰為太子時師保奉之朝詣嬰齊夕詣子皮不知其他晉君以鍾儀之言告太子死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樂則稱先祖之職不忘本也作樂則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君信師保尊君也不忘本仁也不忘舊信也尊君忠也仁以達之信以孚之忠義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可赦令還使合晉楚之好晉君從之放儀使之還楚楚使公子振報鍾儀之信遂結好

王奴 唐鄭愚津陽門詩云三郎玉笛弄烟月怨如別鶴呼其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注云上皇善吹笛常以一紫玉管貴奴善彈琵琶每以龍香板云云

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妻孟光字德耀有大力能舉石臼漢時人也

許褚 潁川許人事魏武曹操有力如虎時人號曰癡虎後為將軍與賊相見未交戰之間賊出來與褚易牛褚以手捉牛倒曳與賊賊見皆畏之不敢與戰將軍馬超關中不魏王王曾與超各並馬交語魏武唯將一人自副馬超自恃其力欲突捉武帝褚怒目視之超不敢動事出魏志

張飛 字益德涿郡人事蜀先主劉備先與魏武戰敗令飛數十騎遂後飛乃據漢水大呼曰吾是張益德敢來決敵也魏軍不

昭文張金吾藏書

敢進前魏朝臣程昱曰張飛關羽萬人之敵也人畏之出魏志

贊曰 壯勇天性 扶危敵兇 拔山扛鼎 暴虎屠龍

在德為下 於道非中 用之以禮 濟之以忠

庶幾其可 舍期曷從 負此技者 圖維厥終

美婦人篇第五十三

李世女 特記晉桓司馬娶李世女為妾桓尚南郡公主公主知之特刀率數十婢往李所欲斫亡之見李氏在窓前梳頭髮垂至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堦結髮欷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懐悽惋主乃擲刀於地向前抱曰我見尚怜汝何況老奴遂善遇之矣 宋玉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着粉則太白登墻而窺臣者三年臣未之許也 孔嘉 左傳孔父嘉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趙飛燕 本平陽公主侍女帝美之遂立為后體輕能舞纖軟有色成帝甚美

之 東郭 齊大夫唐公之妻也公死崔杼弔之見其貌乃求為妻後與莊公通焉杼乃殺莊公齊國大亂 王昭君 南郡人漢元帝時選入後宮後為匈奴和親也漢書 末喜 夏王桀之后也為人美貌夏王耽之荒淫無度坐喜於膝喜好聞裂帛之聲桀順之縱戲無息殷湯為侍臣數忠諫之出桀為之妖言囚殷湯於後臺殺之關龍逢直諫桀亦殺之出太史公本紀 妲己 蘇國侯之女也殷紂以蘇不來進女欲伐蘇侯侯大懼以進妲己紂耽之不恤政事見好不懽惡即悅紂為大銅柱燒令赤使人抱之墮地又作朝斗重一百一十斤火燒令赤令人把之即爛其手妲己乃大笑剖孕婦焚炙忠良為惡非為周武王所滅出史記 褒姒 褒國龍胎女也褒人見其美色遂獻周幽王王耽之廢申后立褒為后幽王為之舉烽火打大鼓諸侯聞之謂胡賊至皆赴殿前幽王曰無賊朕使褒姒笑耳如是非一鄭及犬戎來伐幽王舉烽火打鼓諸侯謂之無賊不來救幽王獨戰敗於驪山之下并殺褒姒申侯立幽王之子宜臼為平王出帝王世紀 西施 越美女越王句踐以上於吳王王甚愛寵之吳越春秋 夏姬 夏徵舒之母陳大夫世叔之妻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又申公巫臣盜將夏姬亡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妻姬周

時人出
史記 黃公二女皆美色公每日稱其女醜醜名
遠矣過時無人娶之周人出尹學 陰后南陽宛
麗華皇后兄識為金吾出車騎甚盛帝歎曰
仕宦當得陰麗華后美也事出漢書後傳
李夫人 隴西成紀人有貌漢武帝寵之夫人病武帝臨之夫人
以被蒙面不承帝顏帝以手揭被夫人轉面向壁帝出
後夫人姊謂夫人曰帝自臨之情不能已今患將困奈何不言
囑其兄弟而蒙面不承帝顏夫人曰帝顧我者以我昔時容貌
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面當有棄我之心若有異兄弟豈
得榮乎姊伏其言夫人死後帝常思其顏貌時有方士任公能
致其神靈如平生帝見夫人於帳
中遥而視之不得相近出前漢書 梁冀妻 有美能為愁眉啼粧
笑以為媚漢桓帝時 墮馬髻折腰步齲齒
人出前漢梁冀傳 馮貴人 漢桓帝甚愛之死後三十年群盜
相殺多 發塚如生見其容貌競妍之至於
死者 張麗華 陳後主之美人也後主極寵之冠絶六宮
常粧罷登結綺閣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也

贊曰 婦人之絶 節行居先 顏色之美 姿態之妍
兼之懿範 茲焉乃全 妖至敗國 艷至妒賢

恃愛怙寵 蠱惑恣專 禍家滅身 斯當鑒焉

美丈夫篇第五十四

嵇康 晉書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隤然若玉山之將頹 陳平 漢陳
何晏 字平叔貌甚潔白美姿容魏明帝見之謂其著粉因命晏
賜之湯餅晏食湯餅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轉見皎然帝方
信魏人 與譙郡夏侯湛為友二人並有美
出語林 潘岳 字安仁滎陽人容相隨洛下時人號曰連璧友人魏末晉初人世
說 韓壽 潁川人晉武帝時為掾有姿容太尉賈充在室見
壽美容心悅之遂與壽通充有異香女竊香與壽壽得
因帶之充怪壽香疑壽與其女通遂問於婢婢以實告之充因以女妻
之晉時人出世說 衛玠 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甚有

姿貌觀者塞路玠有宿疾因發
而死時人謂之看殺晉時人

贊曰　五事之先　貴斯容質　玉樹瑤林　貫珠連璧
濯濯同芳　巖巖獨立　望之可敬　即之無斁
眉目東方　肌膚姑射　人之表儀　美書載籍

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九　終

平陽王朋壽編

醜婦人篇第五十五

孔明婦　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有醜女黃須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為笑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

登徒子妻　宋玉賦云登徒子之妻蓬頭攣耳又疥且痔

賈后　晉武帝為太子納妃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家女有五可賈充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無鹽女　齊邑之醜女也有德行極醜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跌胷皮膚若漆年四十不售嫁乃拂拭短褐謁齊宣王願備後宮王乃留之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一日對君曰殆哉殆哉如此者三宣王怪而問之答曰大王有秦衛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姦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三且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哉賢者伏匿於山林讒說竟進於左右此三殆也宣王納之乃停漸

臺退說說納直諫開四門納衆賢乃
以無鹽為后齊國中興諸侯來朝也 嫫母 黃帝時人極醜帝納之使訓後宮而有婦
德出帝
王世紀 阮氏 陳留阮德儒之妹也阮氏甚醜陋嫁許允一宵後
允竟不入房友人李範謂允曰阮氏與卿故當有
意卿宜察之允不荅允因暫入房却出次婦捉衣裾留之允謂
曰婦有四德卿有幾何荅曰君好色不好德何
有幾何允曰俱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荅曰所乏者容耳婦問曰士有百行君
謂俱備允大慙後以禮待魏人出語林

贊曰 無鹽之陋 嫫母之奇 懿行內光 貌非所嗤
嗟夫後世 妬行危機 有虧婦道 徒貽世譏
阮內之對 初無媿辭 好色棄德 曷以人為

醜丈夫篇第五十六

賈大夫 左傳賈大夫貌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笑
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於是始言笑 公孫呂 衛靈公臣
也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闊三寸名動天下 子羔 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
六尺狀貌其惡為人篤孝 支離疏

昭文張金吾藏書

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在上兩臂為脇 張孟陽 晉張載字孟陽甚醜嘗乘車出游市
群女競笑爭以瓦礫擲之至於滿車

贊曰 道貌天形 不無妍醜 欽頤折頰 亦色犁黝
儻正其心 何陋之有 苟或行乖 中無所取
兇麗暴惡 動皆邪謬 天討人誅 磔同雞狗

長人篇第五十七

世紀 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
文王長十尺禮斗儀曰君王乘土而王者其人長 巨無霸 後漢王莽使王尋王邑伐宛以長人巨無霸為
先鋒巨無霸長一丈腰大十圍人罕有其比 尹緯 晉書尹緯字景
亮少有大志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防風氏 國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其節專
車子胥使人問仲尼於魯仲尼曰禹
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是也 車千秋 漢書車千秋姓田身長八尺餘
體貌甚美戾太子敗千秋訟其

贊曰　天生萬物　四方異處　隨即殊形
惟此華夏　十尺其盈　魁梧碩大　智敏聰明
為聖為哲　為雄為英　六合之外　其長不經

短人篇第五十八

僬僥國　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巨靈　漢武帝故事曰東郡送短人長七寸其名曰巨靈　嚴延年　漢書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西北荒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　王敬　宋書王敬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張松　益部雜記曰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贊曰　天地之間　寔生萬物　稟氣隨宜　同名異質
短纔寸餘　長或千尺　或為棟梁　或為棺槨

豈伊衆林　人匪齊一　羽林侏儒　返殊優逸

肥瘦篇第五十九

陳平　漢紀陳平陽武人也有權智常渡河中流船人疑其有金平意知之於是脫衣袒揚助之逆篙以視無金其肥白如瓠矣　高柴　家語高柴孔子弟子微小短瘦獨若不勝衣　沈約　宋沈約東陽人常以書辭官以謂病瘦腰圍減帶孔移　趙伯翁　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肚子戲因以李八九枚入翁臍中後數日李爛莫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矣明日視之乃有李核出知向小兒所藏李子也　伯翁妹　肥於兄嫁與王氏嫌其太肥遂誣云無女身乃遣之後更嫁李氏乃得女身　潁隴西人後漢獻帝時為相秉政方驗前誣也笑林　董卓　字卓尋暴死於長安市既肥大膏流出守屍者於臍中然燈光明徹旦後漢人也　陳群　潁川許昌人祖是太丘令父元方冀州刺史並名著漢世魏明帝時為司空為人肥大馬不能勝但乘獨車上下魏時人　孟業　為幽州刺史解官還京晉武帝見肥大欲秤之歎其大乃作大秤挂於殿辟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業曰陛下意欲秤臣無煩聖躬於是秤業重一千斤出晉書　滿舊

山陽昌邑人甚肥大每至夏月膏流地妻收之燃燈**要離**為人尫弱逆風則仆順風則扶周時人出史記**蔡義**漢時為丞相瘦弱常令人扶之前漢時人出漢書

贊曰 陰柔豐肌 陽剛隆骨 隨人所稟 因其生育

膏粱珍羞 廣居大屋 氣體為移 肥膚皤腹

清癯玉立 風塵外物 二道非真 貴乎神足

怪異篇第六十

賈誼 洛陽人年十八能屬文漢帝愛之絳灌等害譖之乃出為長沙太傅到官有鵩鳥飛入其舍止於坐隅誼以為不祥

武都 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人顏色甚美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王甚思之王使五丁擔土為墳號武儋山在成都西北

張路斯 集古跋尾云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公諱路斯潁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德中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射冷目濕石氏異之而詢焉公曰吾龍也翏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

昭文張金吾藏書

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明日候之果見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東北去投合而死今龍穴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

牛哀 淮南子云昔公牛哀轉病七日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老姥 述異記云和州歷陽淪為湖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為湖姥後數往候之門吏問姥姥具以告吏遂以朱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城遂陷

夏桀 將亡河水竭鬼哭於市

殷紂 將亡洛水竭天雨血鬼哭山鳴地陷兩日並出

周幽王 時琅山崩蜀江水道流三百餘里李伯陽歎曰昔伊洛竭夏亡今山崩周當有禍乃西入湖口

周靈王 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使人擁之太史諫曰擁水不如擁德

石勒 天上忽有旋風下屬地隱隱雷聲良久視之見大石

石虎 孟津水斷守有百餘步可陷良久乃通也

秦始皇 三十七年忽有持璧遮使者車曰為遺高池君言畢不見始皇崩又巴郡出巨人長二十五丈六尺遣徐福入海求不死藥徐福向以奏曰臣從東來聞歌曰亡秦者胡也始皇於是遣將軍蒙恬北築長城入海八十里過於隴西一萬里以得匈奴始皇三十七年崩其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為丞相趙高所滅

因而亡國漢哀帝建元二年長安男子化為女人王莽篡位之兆平帝元始五年長安婦人生子兩頭有目時王莽篡位之兆靈帝河內婦人食其夫河南夫食其婦中平四年梁州人生子兩頭五年京師馬生人也晉惠帝弟司馬問封齊王又為大司馬忽有婦人夜於門寄生所由逐之婦人曰容我截臍而去問後被誅吳孫權有赤烏元年遂作玉兎赤烏以應之又有長星從東南出乃改為赤烏元年米一斗一千文元初元年安固縣有神自稱泰群星從行其年米一斗一千文元初元年安固縣有神自稱泰周旋人閒語言飲食與人無異不見其形秦襄王馬生人雄馬生駒漢惠帝二年隴西地震天裂十餘丈富陽雨血一頃地文帝十一年龍見成紀後元初狗生角景帝三年東窌人年七十生角有尾四年長安城門狗生角出漢書胎帝三年太山有大石自起立高六丈五尺大三尺十尺圍二小石為足元鳳年長安城南柱樹一旦忽遷京兆陌比社稷遷言漢祚將於他姓後至王莽篡位之應出漢書宣帝甘露元年長樂宮鐘自唯銅人生毛矣後漢桓帝三年雨肉魏文帝黃初元年清河女子化為鼈入水咸熙二年襄武縣神人現長三丈有餘跡長二尺一寸白髮柱杖着黃巾謂縣人曰今年太平也漢安帝永初七年二月地震日蝕大風後漢書

沖帝初平一年地震沖帝崩後漢書李勢據蜀反為晉所伐及勢將亡蜀時有二日相承晨見東方王氏專政應之也出漢書漢梁孝王文帝第二子也封承梁景人獻牛足生背上王惡之遇疾翌日薨今大梁城是也出漢書霍光字子孟河東人宣帝時為事光薨群舞光妻夜夢見竈為大司農禹與親戚謀反禹室內有鼠向日帝誅滅霍光應之出前漢晉恭帝九月九日馬盡馬於堺共群臣射之以馬是不祥也未經旬日被劉裕所滅出漢書

贊曰天道好還善惡斯報美善祥應凶為惡兆耳目見聞為之驚悼秦皇夏桀魏文梁孝富貴驕奢濟其兇暴禍不旋踵率皆自召

祥瑞篇第六十一

黃帝以德治天下景星見其星形如半月瑞應圖曰黃帝習樂崑崙以舞衆神有玄鵠飛來翔其右唐叔尚書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帝堯慶雲見天下擊壤而歌帝舜太平之候也大禹治水天錫玄珪入王舟朱鳥啣書投船太公曰白魚入舟獲殷之瑞及河陽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同辭皆言紂可伐也孫叔敖楚小時出行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以告母母曰吾聞陰德陽報汝必獲福後為楚相漢昭帝元始五年鳳凰集改元天鳳元年入長安諸陵柏樹死者再活又泰山石自起楊震初為太學博士忽有鵲銜鱣魚飛集堂前諸生賀曰鱣魚三公之瑞也震後果為太尉秦獻公二十年雨金於洛陽洛陽秦都以金位而王感金之瑞出太史公記高祖初起豐澤中忽見一白蛇當徑高祖以劒斷之兩段而去見一老嫗後於蛇所大哭曰吾白帝子出行今被赤帝子所殺人以為不祥打之忽然不見高祖聞之喜乃隱碭山呂后覓見高祖祖問何以知吾在此后曰君之處上有紫氣是以知之後滅項羽登帝位漢武帝元初六年獲白麟改號元符元年前建元二年西王母下降出前漢書孫權字仲謀黃武二年曲河縣有甘露降贊曰天垂休應以啓聖賢河圖洛書見于簡編率由積德其祥罔愆昭然監戒以謹弗虔

諶謹篇第六十二

孔子家語魯國小兒翹一足唱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或人問孔子孔子曰商羊一足獸也楚王渡江得一物圓且大人莫有識者王使人持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王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先是有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果然甜如蜜王食之果然董卓秉政京師童謠曰千里草董字十日卜卓字出西京雜記符融時長安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融問之阿房殿上多植梧桐以待鳳皇後為慕容仲所滅仲小字鳳皇出秦記晉惠帝時洛陽中謠曰鄴中女莫阡妖至三月抱胡腰明年胡賊石勒劉羽反矣五鹿君漢書五鹿

君字充宗用權當世而每為朱雲挫折之時人為之歌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

華元 左傳宋華元其御羊斟以羊羹不與載之奔陳後逃歸役夫謌曰子思子思棄甲復 華元恥之遂出奔

廉叔度 漢廉叔度知成都有善政百姓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一襦今有五袴

緜駒 孟子淳于髡曰緜駒處於淇而齊右善歌

賈佩蘭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在宮時常以絃管歌舞相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十月五日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雲之曲既而連臂蹋地為節歌赤鳳皇來

班固 論功歌詩靈芝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漢書曰武帝時寶鼎得於汾陰遂有寶鼎之歌

戚夫人 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為之聲入雲霄

舒姑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一十里有蓋山登百步許有舒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採薪於此女坐不動牽挽之竟不起其父遽歸告其母同來視唯有清泉湛然不見女處母云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迴流

贊曰 童稚無知 有物斯使 事過多驗 一皆有理

天其或者 以戒先事 人苟能遷 灾為休美

其或不悛 應無差軌 慎斯聽斯 考祥視履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一

平陽王朋壽編

天文篇第六十三

天 河圖括象云混沌清濁既分謂之兩儀伏者為地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減四步上下謂之宇往古来今謂之宙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天謂之乾天圓而色玄

月 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滿而復闕也朔月初也朔蘇也死復蘇生也晦盡也晦灰也弦月半若張弓望月滿日月遥相望也

日 說文曰日者實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入於咸池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曰氣曰睨

星 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金之散氣春秋說題云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雲 元命包曰陰陽聚為雲說文云雲者山川氣也

風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八節之風謂之八風春晴日出曰光風吹萬物有聲曰籟

雷 穀梁傳曰陰陽相薄

感而釋名云水從雲下雨輔也言輔時生養雜為雷雪曰霰疾曰驟徐曰零久曰苦亦曰霖雪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濕則為雨寒則為雪氾勝之書云雪為五穀之精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雲曰彤雲左傳云平地尺為大雪雪有七尺雪有丈餘雪有千里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雪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霜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也雹說文雹雨冰也左傳云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霧春秋元命包曰霧陰陽之氣虹蜺氣之動也月令章句曰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與日相薄以日西見於東方霽說文曰雨止雲罷貌也

贊曰 圓蓋之下 萬象三辰 風雲雷電 雨雪紛縕

窅然其氣 欻然其神 照臨有赫 利澤維均

惟人事之 順則道循 忠孝有闕 乖戾斯陳

歲時篇第六十四

春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虛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日在營室律中夾鍾季春之月日在婁律中云云

道安高僧傳道安名重當時習鑿齒謂曰四海習鑿齒道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支遁高僧傳支遁或問之曰賞其神俊又愛養馬

贊曰　佛教之来　歷二千年　得人為多　聲名藹然　圖澄羅什　神變無前　道安支遁　交結英賢　辯辭可好　信史光傳　舉其大者　後来勉旃

老子内傳太上老君好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室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母左腋而生鶴髮童顏廣額長耳大目疎眉方口厚唇頂有日光長二丈二尺有四十八齒耳竪天三門後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為函谷關令尹喜著道德經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者然後人可服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犬食即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遺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即死弟子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奈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因乃復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焉用此為不服此丹常自可更得數十年在世間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仙去道逢伐木人作書寄謝二弟子弟子悔恨伯陽作炁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　鬼谷先生　晉文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其號先生姓王名詡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術二子欲馳騖諸侯

之國以智詐相須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至道廢絕數對秦儀涕泣然終不能寤秦儀導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先生凝神守一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草以覆死人面遂皆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賫草問先生先生曰海中有十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菻不叢生一株可以活千人

劉政 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史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牙五行記薰服未央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千人能種五果立便花實坐致行厨供數百人吹氣成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忽老忽少忽小忽大入水不沾召魚鱉蛟龍即皆登岸後去不知所之

王遠 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加中散大夫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盛衰之期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問不答詔乃懸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遠還鄉里同郡陳眈為駕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六畜繁息田乘倍獲遠忽語眈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中當發至於遠死眈知其化去具棺器燒香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後百餘日眈亦卒或曰眈亦得道化去或曰知眈將終故委之而去遠初過吳行蔡經家經小民是告以要言委經而去遠語經曰汝應得度世汝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於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其家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王君果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而莫知所在遠冠遠游冠朱衣帶劒遠坐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麻姑云接侍已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將復為陵陸乎麻姑手爪似鳥爪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爬背邪遠曰吾鞭不可妄得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者經亦去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而已

贊曰 大道無為 而無不為 德侔天地 把握玄機

生而神靈　造化推移　經傳尹喜　禮答仲尼
耀古騰今　莫之等夷　玄元之教　萬世之師

神仙上篇第六十七

赤松子　列仙傳芽君學道成而歸自說吾有神靈之職其年月日當往來汾晉間人傳其有長年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千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肩輿入宮被加禮敬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道士葉法善亦多知玄宗問曰果何人也荅曰臣知之臣言訖即死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白蝙蝠精也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請果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復生其後果累乞歸恒州甚乃詔給驛送之歸一云賜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入常山不知所終

神仙下篇第六十八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士將汝去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黃安　黃安執鞭懷荊而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多成池時人謂安石耕年可八十餘強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髀皆赤冬不着衣坐一龜廣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背已平矣此蟲吸日月之光一千年則一出頭我坐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

萬歲矣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迹遍於天下以倣黃帝乃乘八駿之馬奔行造父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尊車涉弱水魚鱉黿鼉以為梁還登於岸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一道出悠遠山川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此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于雷首大行遂入王曰周時尹喜既適流沙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迫有舊迹招隱士尹軌杜沖居於草樓因號樓觀駕從詣焉王造崑崙時飲峰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彭祖姓錢諱鏗顓頊之玄孫也至殷末已七百云西王母降王宮相與升雲而去

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擣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其性沉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或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少周游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粮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止中乃危坐拭目摩捫身體舐唇咽吐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引導閉氣以攻所患心其躰頭面九竅五臟四支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躰中故於臭口下達十指末尋即辭和王自徃問道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略無所留彭祖曰欲舉形登天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精養神示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吾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又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王但以彭祖之教試之有驗王傳彭祖之道欲秘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祖知之乃去不知其所之後七十年人於流沙國西見之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道壽數百歲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云

黃鶴樓 江夏郡人幸氏酤酒為業一日有一道人形貌魁偉衣服藍縷掉臂入門就座殊無禮貌顧謂幸曰能以一盃好酒飲吾否幸氏子雖年少雅亦好道學常與方外之士為友聞之欣然許諾即以上尊一盃奉之道人一舉盡之亦不相謝拂袖出門去至來日如期而來幸不待其求即以飲之飲已輒徑去似此者僅半年道人初無一言幸氏子亦無倦色一日忽呼幸氏子謂曰我多負爾酒資也屬此行

無錢奉酬遂探所携藥籃中得橘皮少許於壁畫一仙鶴畫畢指示幸云以此奉荅但有客飲酒即唱謌拍手以為節招此鶴當為君舞以佐尊言許遂去幸亦未甚信之繼而有客三數人來見所畫鶴問其所以幸以實告客於是依其言唱拍以招之其鶴倏已蹁躚而舞回翔宛轉良中音節以其橘皮所畫其毛羽帶黃人莫不驚異當其舞時宛然素壁也舞罷而去則依然畫鶴也自是人人爭欲來觀幸氏遂限之以沽酒之價非數千不能得觀也十年之間家貲危累千萬一日其道人惠然而來謂幸氏子曰嚮時貧道飲公酒所荅薄否幸見之拜且跪謝曰賴先生所畫鶴今事產方之昔日何啻百倍未嘗一日敢忘恩德但恨不知先生所居今者承蒙不棄凡俗復此榮遇若能少留當舉家具厠役之職供備洒掃先生有意終惠之乎先生笑曰我豈久此者邪於藥籃中取一短笛作數弄須臾有白雲自空而下全簷楹間所畫鶴飛下先生跨鶴乘雲冉冉而去闔郡望之杳杳然沒於霄漢猶聞笛聲幸氏於是就其處建一樓榜之曰黃鶴樓後崔浩題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胡釘較 唐胡釘較不知名以釘較為業人因以呼之日得百錢便詣酒家醉則卧於路衢人以為有道者然亦畜妻子蹤跡疎散不可測其他能人或問云爾能釘較還釘得虛空否應聲曰你打破將來時鄉里縣尉聞其名往見之釘較即賦詩一絕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人多傳誦之後舉家隱於嵩高山不知所終

白樂天 唐會昌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時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非人間所有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院宇扃鎖云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其人回以語樂天樂天題詩云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云云

無諸惡惱　反諸苦　云云　願生無量壽佛所

蕚綠華 神仙也嘗降於羊權　家與羊權云云　勤人所不能勤學人所不能學他人學嗜慾我行介獨他人嗜色味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受權尸解藥并隱影化形術而去時有人見於湘東山中

毛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人游嵩華聞松梢有二人笑聲二人問曰莫非神仙乎笑者一曰我秦之宮人一曰我秦之役夫也秦皇役調繁我遁迹山中爾宮人云始皇欲以我為殉因爾逃竄吾二人在山服草木歲久身

輕遍體生毛久之曰吾當去矣相別但覺超然莫知所之陶尹自此亦得道矣

王積薪 唐人嘗行山間迷失道遇夜見小茅舍即扣門求宿惟兩婦人遂止積薪使宿而無燈火夜久其婦人老者呼曰夜長無以消遣新婦可共奕棊婦應曰諾積薪素亦喜奕訝其無燈遂竊聽云新婦云新婦先從第幾着也姑應之曰我從第幾第幾着也如此口言其着處初無棊局至十餘往返姑曰新婦你輸十一路也婦曰然積薪一夜不寐悉記其着而終不能曉十一路之理凌晨具衣冠見之扣以棊事老婦云汝熟思當自得之積薪自此為天下第一數日復往詣之并茅屋皆不復見但荒山耳人言積薪遇棊仙也

李筌 李筌自號達觀子居嵩山少室中於虎口巖下得黃帝陰符經本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一日於驪山下逢一老姥奇之因隨其後見一枯樹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筌曰此黃帝陰符經母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二百甲子矣筌乃具告所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為師受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如傳同好當盟齋而受之本命日誦三七遍可以延益年壽時已過吾有麥飯相與可取水來遂授一盂筌於谷口取水水滿盂而不能舉遂沉及回已失母所在惟留麥飯數升於石上香美取而食之後遍遊名山不知所終

崔煒 不知何許人家貧嘗於開元僧寺棲止有一老嫗行乞誤倒賣糖人擔其人苦辱幾死煒因救解得免脫衣為出其直嫗曰謝子脫難無以見酬我雖行乞有艾少許相與遇患贅疣一灸便止後煒遊 寺遇老僧患此在耳一灸即愈僧大喜曰貧僧無以奉酬直北有任翁者其家巨富亦患此疾君去當厚得其酬遂修書遣人送之煒隨其往至其家炷之隨手痂落主人喜曰幸毋草草而去當以十萬錢奉之置酒飲罷至夜就寢其室不知戶已扃矣其家專事猖神三年必殺生人以獻之至是事已迫矣主人謂其子曰門下客可享神即磨刀以俟其女知之私以刀詣煒曰我家將不利於子汝可破牕而遁煒即破牕遁去而身墮眢井中井傍一穴有白蛇而項有贅疣煒竊念得火可灸忽有風飄野火入井得而灸之亦應手痂落煒禱祝蛇曰汝若飛去當救我於難即跨其身蛇遂蜿蜒如有所適即於穴中觸一門即有人開蛇去及入如神宇一室有琴棋煒取琴鼓之有一女出喜曰玉京子召崔家郎君至矣延坐茶話久之又曰聞有鮑姑艾可留少許良久又二女出迎相見煒惟求速歸女曰待羊城使者來當送汝歸鄉里少頃果有一人騎白羊自空冉冉而下女曰崔郎欲求歸帝已配田夫人矣煒曰夫人謂誰曰齊王田橫女也即召夫人夫人不至曰未奉帝命不敢私詣遂與羊城使者歸女曰當與國寶陽燧珠可直十萬貫錢至

彼當有胡人自求買至鄉可具酒酸於蒲澗寺迎我我當送田夫人來至此遂別去羊城使者送出穴煒至鄉不投諸寺而抵野邸貨珠果有胡人見珠而喜曰郎君入南越趙陀墓中來不然何以得此寶已久有能玄象者云來歲國失此寶已久有能玄象者云來歲國寶當還我国俟之已久遂與錢十萬貫煒由此巨富至期日具酒酸於蒲澗寺至夜半二女果送田夫人至夫人儀貌甚整出語温雅二女酒後別去煒問夫人曰鮑姑是誰曰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人間曰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京故號玉京子遂與夫人入羅浮山不知所終

贊曰　神仙之道　本乎精專　陽精陰魄　各務純全
煉陽致一　飛昇九天　淳陰至極　亦造重玄

瑤臺圖錄　閻苑宗傳　上元王母　游焉息焉

鬼神篇第七十

盧佩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腰脚不能下床不堪痛楚佩即棄官奉母歸長安寓于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彦伯治之未至望候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忽一婦人姿容絶麗乘一馬從一女奴從里門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請問之佩以情告婦人曰彦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伎不減彦伯請一見太夫人必取乎差佩驚喜拜于馬首誠得如此請以身為僕隷佩即入白母遂引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母矣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懽躍遺以金帛婦人曰此猶未也當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為大師再生未知何可上答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大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為大師奴今反得為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巾取藥一刀圭以進母入口諸苦釋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欲以車轝送迎因辭終不肯唯乘舊馬從女童倏忽往來畧無踪跡頗為異一旦伺其出佩潛往窺之出延興門馬行空中驚問行者皆不見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餚紙錢瀝酒祭地見婦人下馬接而飲之女僮隨後收拾紙錢於馬上即變為銅錢方知其為妖異矣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牕借筆紹借之於牕上題詩曰何人牕下讀書聲南斗闌珊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將筆還

紹寂無人聲紹出視之外門扃閉如故乃知其非人也

贊曰 鬼物陰靈 感斯則見 人苟惑之 隨情遷變
福少禍多 應機宜辨 桃茢巫師 靈符丹篆
邪氣既成 祛之已晚 以正處心 敬之斯遠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二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三

平陽王朋壽編

婚姻篇第七十二

晉太子 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以女將逃歸謂秦女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圉遂逃歸

温嶠 晉書温嶠字太真姑有女美姿容一日姑謂嶠曰當與妹求一嘉壻嶠曰安比姑曰何敢希汝比後數日嶠白姑曰已得壻矣因下玉鏡臺一枚至期乃嶠也女去障面扇笑曰我固疑是此老奴遂成姑舅之婚姻

申女 列女傳邵南申女許嫁而夫家禮不備女曰夫家輕我一物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鄭太子 左傳北狄攻齊齊求救於鄭鄭使太子忽將兵救齊大敗狄衆齊侯欲以女妻忽忽曰齊大非吾耦也辭而不取

朱陳村 徐泗間有一村居民皆姓朱有一村居民皆姓陳於是二村世為婚姻風俗淳厚禮法簡嚴天下稱之曰朱陳村

贊曰 婚姻之道 古昔所敦 以重嗣續 以正人倫
鳳占協吉 鴈幣斯臻 恩則夫婦 職則蘩蘋
慈於教子 孝以安親 孰云齊鄭 有媿朱陳

死喪篇第七十三

魯哀公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性之始也死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也 淮南子 淮南子云吾生有七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 季平子 魯季平子卒以君之璵璠歛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由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姧利之端 孔子 禮記檀弓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鄭玄注云賻助喪用也駢馬曰驂 劉元濟 宋劉元濟出行見道邊死人遂賦詩曰淒涼徒見日冥寞詎知年魂兮不可問應為直如弦 秦始皇 史記秦始皇之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 魚膏 水銀為江海金銀為鳧鶴 文王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死葬於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使百姓皆見之 墨子 墨子曰古者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三領足以覆惡下不及泉上無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 董卓 後漢董卓死其黨葬之天大雷雨漂其屍出者數四

贊曰 死生定命 冥數莫移 進德積善 或能過期
驕恣兇暴 短折傾危 紙衣瓦棺 巨盜莫窺
奢淫厚葬 剖封暴屍 儉為世戒 墨翟何譏

牀席篇第七十四

孟嘗君 戰國策孟嘗君豪俠出行五國至楚楚王獻之以象牙床 武帝 西京雜記武帝宴西王母設珊瑚床又為七寶床於桂宮紫錦帷帳 管寧 高士傳管寧字幼安常坐一木床積五十餘年當膝處皆穿而不易 曾子 曾子疾革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元止之曰勿言之曾子聞之謂曾元曰子之愛我不若是童子遂易簀而死 劉玄 漢書

昭文張金吾藏書

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號更始皇帝見群臣列位羞不能對以手刮席戴憲東觀漢記戴憲字次仲正旦朝賀帝會群臣能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以與通者憲遂坐數十席管幼安好學有大志常與友共席為學適有鳴鼓吹以過門者其友起視之幼安曰大丈夫當自取富貴何用看他人子非我友也遂割其坐席之半與之原憲家子貢結駟連騎來見原憲原憲冠桑樞甕牖以席為門云成王尚書成王將崩南嚮敷重篾席東嚮敷重厎席西嚮敷重豐席南嚮敷重筍席晉太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獨坐龍鬚席毛詩栢舟篇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贊曰 床席之設 本為身謀 以安以適 以息以休

龍鬚象牙 粧飾雕鏤 誨淫習奢 或承之羞

隱居志學 蒲管茅蒐 槁梧枯木 惟道是修

扇枕篇第七十五

黃香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彊至孝事母暑則扇枕冬則温枕席王羲之晉書王羲之善書有老姥賣素扇羲之取而書之姥不懌羲之謂曰但言王右軍書姥如其言人爭市之後持數扇來求書羲之笑而遣之盧毓唐進士盧毓下第寓邯鄲邸中坐而長歎傍有磨鏡叟問曰君何歎毓曰不能如意故歎叟於囊探一枕傍有小竅與毓曰但枕此可以如意毓亦不甚信姑順其意取而枕之以卧則遂夢入枕竅中則宛然在京師遂赴舉擢第入仕娶妻歷任生三男皆婚姻已至年老官顯甚榮耀一日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哭聲遂颯然而悟則身在邯鄲邸中老叟尚在傍於是以枕還之遂學道不復求毛詩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王宗寶唐王宗寶巨富家有白龍皮扇每夏日會客致於座隅則一室清寒謝安晉書謝安為相有故人來見安安問其何有其人曰有蒲葵扇數百未售安於是取其一自持之朝士大夫爭効買之幾盡故人遂大有所得其為人望如此

贊曰 資生之具 既多且繁 扇枕之設 隨時便安

寢焉斯稱 揮則生寒 蒲葵角枕 望重朝端

幻化罔測 孝思莫刊 名同製異 巧拙存焉

丹朱 尚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周易繫辭云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陳季卿 唐陳季卿衡湘間人久住長安未第一日訪僧於通開元寺值僧出遂憩於僧房時有一褐衣老叟亦來同坐季卿看壁間華夷圖於是尋其鄉里不覺長歎叟曰先輩何故嘆季卿曰久不到鄉里思家耳叟曰庭下取一竹葉來季卿為取之老叟即將竹葉作一小舟粘於華夷圖渭水上曰先輩熟視之即當如願季卿視之則渭水波瀾洶湧身已在舟中順流而下旬餘到家住一日自思以謂試期逼不可久留因復上所乘舟而來既已到長安則方悟急來開元寺則僧尚未至老叟尚猶擁褐而坐 李膺 後漢李膺字元禮郭泰字林宗後歸鄉諸儒送之泰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

盧充 志怪錄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朱門大第有人迎充見少府曰近得君尊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將書示充乃充亡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相見成禮留三日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充出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曰此君兒也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秉彥伯 晉秉宏字彥伯少以文采著名乘船宿牛渚于時始秋風清月朗宏中夜起誦所作詩時謝鎮西亦泊此渚聞宏言詞皆素所未聞乃乘小舟歷諸商估問誦詩者誰云秉郎也謝於是進舟與語大相賞結交而去 荀勗 世說荀勗為中書監和嶠為令監令從來共車出入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公車來嶠便登車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便更車從此始 張湛 後漢張湛為蜀太守乘折轅車 衛玠 晉衛玠有異人之望洛中觀者皆曰誰家璧人後從豫章至郡人久聞名看如堵玠先有羸疾至是不堪其勞遂死人曰看殺 老子 老子注道德經三十輻章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尹喜 列仙傳尹喜為函谷關令望見紫氣曰有聖人至頃之老子乘青牛車而來

贊曰 舟車之利 以濟不通 四溟浩渺 雖遠必窮 九州遼邈 雖廣斯從 一航萬斛 其用則同 戰艦蒙衝 聖人製作 世享厥功

昭文張金吾藏書

燈燭篇第七十七

四明夫人 洞冥録唐進士李華讀書於開覺寺時夜將半聞牕外有人吟詠聲華就牕隙間視之見紅裳女子步庭砌間誦詩云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牽衣弔孤影華愛其吟因具衣冠出而邀之女子遂相顧揖詣華書室共坐女子自稱云我為四明夫人也及將曉辭去華躡其後見其入 至佛座前長 前遂不見来 言之於寺僧有老僧曰此是 燈之精也此 已數百年矣四明夫人者屢有人見之 漢武帝 幽明録異書漢武帝以玄豹白鳳膏磨青錫屑以酥油和之為燈雖雨中燈不滅 淮南子 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蚖脂為燈置水中可見諸物 匡衡 云云 徐吾 列女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季吾合燭夜緝季吾曰徐吾無燭請無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在先卧常在後洒掃陳席以待来者今益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之餘光 令狐綯 大中初在内廷直翰苑常召對夜久方罷帝命以金蓮燭送歸 史已下謂車駕来皆趍階陛之下少頃乃綯也衆皆榮異之 燭柄 唯至尊方得用故也 顔叔子 史記顔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所居寡婦扣門来投叔子

叔子令女子執燭於門達曉乃已 懶婦 紀異曰東海有魚其肉可以為油然之為飲燕之燈則明以為織紅婦功之燈則暗故謂之懶婦魚 寇萊公 唐宋撫遺寇準字平叔豪侈冠一時照夜燭淚成堆 楚莊王 戰畧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以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失以辱士乎乃命群臣皆絶去冠纓然後上燭一本云欲罪其士或諫曰王飲人以狂藥豈可責人以正禮王愧其言於是命坐客皆絶其纓

羹肉篇第八十

傳説 尚書説命篇高宗夢得説爰立作相乃命曰若作和羹尔惟鹽梅若金用汝作礪 宋公子家 左傳子家子公入見宋靈公公子公之食指動子家曰必食異味及入公使宰夫解黿子公笑曰果然及食夫夫黿羹公故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而出遂謀弑靈公 華元 説苑曰鄭伐宋宋將戰華元殺羊享士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昔日之羊與華元馳入鄭宋師敗績 漢高祖 史記高祖父太公為項羽所得致於俎上以招高祖

曰不来則烹之高祖曰我與若約為兄弟我父即爾父也若必欲烹之幸分我一杯羹高祖微時嘗過其寡嫂食嫂厭之一日又與賓客過之嫂佯為羹盡瀝釜聲高祖恨之及即位封宗族而兄之子不及封太公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為其母不仁遂封之為羹頡侯 **司馬子期** 戰國策曰中山君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奔楚楚伐中山中山君曰羊羹不遍子期為怨奔楚為患於我乎 **顏考叔** 左傳顏考叔為封人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曰小人有母嘗君之食矣未嘗君之羹也請以遺之 **孟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晉文公** 孟子曰晉文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孔子** 鄉黨第十云祭肉不出三日非祭肉不拜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割不正不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王曾** 王曾送人為丞相家人未嘗見其怒一日下朝甚晏極餒急索食家人欲試之使左右進羹至前佯為蹶仆羹與器皿皆覆於地左右徐起請罪公徐曰羹爛汝手乎 **陳平** 漢書陳平為里中社分肉甚均父老其寬如此 平曰善乎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桓譚桓譚著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人知肉味美過屠門而嚼 **楚辭** 楚辭曰懲於羹者吹蘆王逸注曰言人食羹而熱心中懲之見冷蘆而吹之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唇又云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張協** 後語云張協嘗作七命曰封熊之跖鷙髀猩唇髦殘象白 **閔仲叔**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家貧不能置肉日買一斤猪肝 **東方朔**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名曰無損其肉可作鮓 **彭鏗** 楚辭曰彭鏗斟雉王逸為之注曰彭鏗彭祖也斟雉羹事堯 **王遠** 神仙傳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觳餚皆珍味有麒麟之脯 **何曾** 晉何曾豪侈每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者不食 **荀氏** 漢荀氏作四時列饌傳曰春祠以蔓頭餅夏以白環餅代之又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贊曰 食之有羹 以調五味 魚肉脯羞 老疾斯貴 各務適中 輔成食氣 飛走山淵 甘鮮肥脆 烹之鼎器 奉養過差 實傷仁類 奴婢篇第八十一

箕子 史記殷紂暴虐箕子諫之不聽於是囚箕子為奴 季布 漢書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漢得天下布遂逃匿賣身於魯朱家為奴家乃見帝帝遂赦之 衛青 漢書衛青為平陽公主家奴相者曰後當富貴青曰為人奴得免笞捶足矣何富貴之敢望 石勒 晉末石勒上黨人少時嘗為人掠賣為山東李氏奴 童區寄 唐柳子厚文云童區寄者郴州羣牧兒也行牧且羣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撓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双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及力上下得絕因取刀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之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計曰與其殺是僮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僮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懌復取刃殺彼甚驚童曰我區民兒也不當為奴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剌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吏護還之鄉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盧仝 唐盧仝才高豪放韓退之嘗贈之以詩曰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畏頭一婢赤

腳老無齒云云文多不載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於臨邛市文君當壚相玉川先生盧仝道號也如着犢鼻褌以滌器卓氏耻之分之以奴百人 裴秀 晉裴秀之母裴氏婢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妬寘客滿座使秀母親下食與衆寘並起拜矣 陸賈 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預附於是陳平結懽諸呂太尉勃奴婢以百人遺賈 鄭玄 說苑云鄭玄家奴婢皆讀詩玄忽怒一婢使曳之於泥一婢過而問之曰何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徐甲 太平廣記老子西游至函谷關欲賃流沙且約曰以百錢為直凡役使者二百年累賃直七千貫徐甲私自計若得此直則可以富於是辭老子欲迴老子謂之曰待我至罽賓國得金當悉以還汝徐甲不從遂於所至投牒老子知之曰汝投牒邪曰然曰汝試俯首徐甲俯首有神符從口中躍出甲遂成枯骨左右為貔求老子復以符內甲口中復生肌肉如故於是叩頭請罪誓以終身事老子

贊曰 奴婢之名 非古所設 以罪目之 從而為別

盜財曰臧 禽逋曰獲 後世因之 利其厮役

始賤終榮　初窮後達　人未易知　遇之毋忽

四夷篇第八十二

冐頓 前漢匈奴傳月支欲殺冐頓冐頓歸頭曼頭曼令將萬騎冐頓乃作鳴鏑習勤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冐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射冐頓知衆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頭曼遂自立矣

東夷夫餘國 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接弱水有軍事輒殺牛祭天以蹄占吉凶出良馬珠玉貨貝焉

馬韓 韓種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國有調勇健者皆鑿寶以大繩杖搖繩終日力作不為勞又置別邑曰蘇塗立水懸銓鼓其上蘇塗之著其似西域浮居也

辰韓氏 在馬韓東又有弁韓風俗頗同馬韓又王生子便以石押頭使扁喜舞善瑟

肅慎氏 一名挹婁在不咸山之北去夫可六十日行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楛矢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爾後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成帝通貢石季龍問之云每候牛馬向西南鳴者三年是知有大國使來也

倭人 在帶方東南云海中男子悉文身自謂太伯之彼皮囊徒跣不知歲時四年計牧時以為年紀宣帝孝孫氏其王遣帶方朝見也

裨離等十國 皆肅慎西並不詳其土風俗東夷都十五國也

西戎 吐谷渾據有西零已下松之南逐水草蘆葦為屋肉酪為粮男子通服長裙褐或帶羃以騎射相誇也

烏耆國 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利西北至烏孫樓丈夫剪髮婦人衣襦龜茲其城二重中有樓乃王宮壯麗煥若神居也

大宛 西接洪土南至尹氏北接康居多良馬人多鬚娶婦人以金同心指環為聘無義爭分銖之利也

康居國 在大宛西風俗頗同

大秦國 大秦國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梲琉璃為墻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灾異則更立賢人放其舊主被放者不敢怨也

南蠻 林邑國馬援銅柱之處去南海三千里北戶向日無霜雪貴女賤男婦先聘壻

扶桑 西去林邑三千里人皆拳髮踝足以耕種為務其國無饑饉

北狄 匈奴南燕北暨沙漢東九夷西距六戎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實其一也

贊曰　四夷八蠻　殊方異俗　別其冠裳　奇其稱目　斷髮文身　輕生易戮　神武宣威　梯航相屬

昭文張金吾藏書

昭文張金吾藏書

古先哲王　覊縻撫育　文德仁恩　遠人斯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三　終

彙鈔秘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四

平陽王　朋壽編

經典篇第八十三

毛詩　漢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為亨為大毛公謂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訓傳故謂之毛詩　尚書　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孔子刪之斷自唐虞以下典誥誓命訖于周　周易　世紀曰伏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文王重六爻作上下篇故曰周易　禮記　周禮儀禮並周作後通儒各有　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撰禮一百八十篇梁國戴德及從子聖乃刪后氏禮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是也　春秋　魯史記之名也言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左丘明傳之者曰左氏傳卜商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亦為之傳曰公羊曰穀梁參說或以為非為參說孔子假曾參為名其實孔子所著書也矣　論語　孔子歿後群弟子記諸善言也趙岐注孟子序

云論語者五經之館鍵六藝之喉衿孟子趙岐注孟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贊曰 大樸既散 澆漓失真 斯文未喪 挺生聖人 明於物理 著以人倫 五常百行 典籍斯陳 君臣以別 父子以親 日星同耀 萬世彌新

史博篇第八十四

蒼頡世本注蒼頡仰觀日星之象俯視鳥獸之迹以制字為黄帝之史官彭祖殷紀彭祖姓籛名鏗封於彭以其壽故謂之彭祖陶唐之世生至於殷為殷之史官紀述當世之事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老子老子姓李生而髣髴白故謂之老子為周守藏室史又為柱下史司馬談漢武帝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上自黄帝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班彪後漢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當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孔子約魯史以脩春秋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九家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李延壽南北史魏徵隋書宋庠歐陽脩唐書薛居正五代史前賢云九家皆良史之才王肅魏志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隱惡呂不韋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使人著所聞集以為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賞千金孟子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秦趙秦王趙王會于澠池鼓瑟擊缶兩國之史臣各書之是雖小國亦有史官也倚相左傳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贊曰 史職記事 其来尚矣 始自蒼王 言動斯紀 左右以位 惡不文飾 善無溢美

謂之實錄　聲光曄煒　九家粲然　日星同軌

書字篇第八十五

說文　說文云書有六義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秦書　許慎說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篆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篆書

贊曰　世之有書　本乎上世　蒼頡精英　象形由致　日月並明　王門閨位　假借蟲麟　各從其類　逸為鍾王　剛方妍媚　自此以還　紛然磔蝟

講說篇第八十六

夏侯勝　漢夏侯勝每講說必語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禮記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　董仲舒　漢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相傳授或莫能見其面者　馬融　後漢馬融常施絳帳授諸生經義於前設女樂於後弟子以次相授鮮有入其室者　魏文帝　魏志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士人凋喪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凋傷予獨何人能全其壽遂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勤勤無倦　孫卿　孫卿子曰達師云教使弟子亡焉樂焉則邪僻之道塞矣　馬游　馬肅馬藏馬嚴此六者得其門

贊曰　聖經玄奧　講說能通　詮文論義　雅正斯從

文學導志　理以折衷　不僻不陋　率取中庸

難疑答問　極究研窮　師資是賴　成允成功

筆墨篇第八十七

蒙恬　博物志蒙恬世為秦將製筆世之有筆自恬始　班超　東觀漢記班超家貧投筆歎曰大丈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孫權　吳祚國統曰吳王孫權嘗夢北面頓首於天帝前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

覺以問徵士熊熊曰吉祥矣大王必為主王者人之首額者王之上王上加點主字也權大喜

江淹 宗略曰江淹字文通少夢人授五色筆因此有文章後數十年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今可見還夢中還之自是文章日退時人稱淹才盡矣

谷子雲 漢書谷永字子雲與婁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君卿護字也

王羲之 晉王羲之筆經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重則躓

韓定辭 唐事遺文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慕容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緜緜思盡日相携沙麗譙別後嵯峩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上靡不欽羨然疑其銀筆之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江東王時好學著書常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為管或用斑竹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用斑竹管書之雪兒李密之愛姬見賓客文章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歌之

衛夫人 晉王羲之嘗學書於衛夫人夫人掩其不意自後掣其筆莫能得歎曰此子他日以書名天下

史弘肇 五代史漢史弘肇起身卒伍不識字素不喜儒士嘗曰文人輕我安國家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安用此毛錐子為毛椎子謂筆也

班孟 葛洪神仙傳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陸雲 晉書陸雲與兄書曰一口上玉臺曹公藏墨十數萬斤云燒此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令送二螺

葛玄 神仙傳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中有頃魚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也

鄧后 東觀漢記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時貢紙墨而已

智永 李綽尚書故實云僧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十八瓮人來覓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

東坡 唐宋遺事蘇軾字子瞻居黃州之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嘗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羲之必作索靖

荀況 筆賦非帛非綵成文章非日非月天下光匹夫隆之即為聖諸侯隆之定四方

贊曰

筆墨之利　紀事記言　秋兎之毫　老松之煙

加之束縛　和以丹鉛　錫之異號　毛穎陳玄

經書簡冊　賴爾成編　螢牕雪案　功斯著焉

硯帋篇第八十八

孔子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蓋夫子平生時物　蔡倫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又取古魚網擣抄作帋故其字從巾後人又以故麻或楮木皮作紙或名為穀紙　端歙硯譜云端州端溪之石紫肝色在水中不見日色有鸜鵒眼者為上歙州有石其有羅文金星溫潤色如瓜皮者為上端者曰端硯歙者曰歙硯　高麗王師中蓬萊錄異曰河舶自高麗來市紙一幅其闊二尺其長六丈　王曾名賢遺範王曾青州人為相薨無子使使就其家取其平生所用硯以賜太子　淳于生異聞集云唐淳于生夢游一處其榜曰槐安國既入遂尚其王之女既而出為南柯郡守在郡嘗與其妻游龜山硯池釣魚于池上數年其妻死遂辭其王而歸遂覺試以夢尋之見一大槐樹樹根有一穴螻蟻出入甚衆淳于以杖掘之探得一大穴螻蟻往來徑路宛然夢中市井也復尋所謂南柯者即槐南一枝柯竅中亦有衆蟻又近樹分枝處見一龜殼乃所謂龜山也又得一古硯中有水乃所謂硯池也文多不載　異號文房四寶筆墨硯帋

昭文張金吾藏書

是也各有異號筆曰管城子墨曰陳玄硯曰陶泓又曰石丈人帋曰楮先生

贊曰　硯之為器　誰能具陳　鐫鑱堅石　或以陶鈞
方圓厚薄　妙意斯存　紙之為體　砥石平均
楮皮魚網　滌以奫淪　相須為用　萬古之珍

金銀篇第八十九

禹貢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云金銀銅也　陳平漢書高祖與陳平金四萬斤使間楚君臣不問出入　雋不疑史記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中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告歸者還金金主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周穆王列子云周穆王與化人游化人之宮闕皆以金銀為飾　郭況漢郭況為鴻臚卿上數幸其第賜以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為金穴　瑞應瑞應圖記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瓮出　朱提漢書朱提縣屬犍為郡出銀其價比他處出者增倍　東方朔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

宮焉門有銀牓曰天地長男之宮 二疎 後漢疎廣字仲翁子受字翁子東海蘭陵人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廣曰予聞知止不殆又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父子遂謝病上許之既歸鄉里以所有金盡以散之鄉黨宗族焉 季布 史記季布隱於魯朱家家赦之為郎甚見信重人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 甄彬 南史甄彬中東莞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莞到家於莞東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道有人見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庫僧有事不得舉而失之庫僧曰檀越乃能見還請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為益州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並識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自此名德益彰 范蠡 史記范蠡辭越王泛五湖不知所終王命金工以金鑄蠡像朝夕禮之 孫綽 晉孫綽字興公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甚工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賦擲地當作金聲 孟子 孟子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宋餽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 杜子美 唐杜子美詩云不貪夜識金銀氣注云世說天地之間所在有金銀隱伏夜則其氣騰躍惟不貪者能識之 里諺 世有里諺常云家雖貧飲酒須用銀家雖富手巾須使布其言淺而中理 武帝 漢書武帝學神仙長生不死方士言曰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皆以黃金白銀為宮闕上有不死之草服之可以長生 莊子 莊子聘莊子以為相莊子辭不受 顏淵 莊子達生篇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惮以黃金注者殆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周公 尚書金縢弟八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注云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使人開之 傳說 尚書說命上王曰若金用汝作礪 列子 列子云有人正晝攫金於市為人所執或問之曰攫金之時但見金不見人故也

贊曰 五金之英 黃白斯貴 剛柔得中 與德同類 不為布泉 不為利器 人自寶之 珍藏於世

珠玉篇第九十

黃帝 莊子云黃帝游於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象罔索之而得黃帝歎曰象罔乃可以得邪 **少昊** 王子年拾遺曰黃帝之有白雲之瑞號為白帝有鳳噣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下故也 **宋王** 莊子列御冠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車驕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 **大小儒** 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槌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卞和** 韓詩外傳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荊山中獻於王王謂其

昭文張金吾藏書

欺已刖其左足後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荊山三日三夜繼之以血王使人理之乃得玉名曰和氏之寶 **郗詵** 晉書郗詵傳廣基舉賢良射策為天下第一文帝問卿自以為何如詵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大笑 **淵客** 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常自稱淵客臨去從主人索盤泣淚滿盤皆貞珠也以與主人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顯宗時為尚書時交趾守坐贓敗以其資物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詔問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帝曰賢哉賜庫錢三十萬拜為右僕射 **孟嘗** 後漢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所資珠璣前政貪殘珠徙交趾嘗清潔無求珠乃悉還 **子貢**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曹植** 魏曹植與楊祖德書曰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時人人自為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平公** 孫柔之瑞應圖云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噣明珠舞於庭 **陸機** 晉陸機文賦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通義** 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 **孟子**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贊曰　合浦崑山　靈珠美玉　光粲温良　比之仁德　明月夜光　固難韞匱　以暗投人　按劒怒目　抱道懷才　監茲為則　待賈而沽　慎死欲速

錢

綵錦繡篇第九十一

鄧通　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而上顧見其衣後有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之見通衣後穿乃所夢也帝因幸之令相者相之曰當餓死帝曰富之在我遂賜蜀道銅山使自鑄錢號曰鄧氏錢錢滿天下後景帝時禁通竟餓死　郭子橫　郭子橫著洞冥記曰漢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之曰輕影錢　干寶　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蠱其形類蟬其子着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子以血塗錢八十一文殺其母以血塗錢八十一文置之於一器中每市物用其子所塗錢則

勿用其母所塗者則錢復來用其母所塗者市物則留其子所塗錢其來亦如之名曰青鳧　太公　漢書曰金錢之用殷夏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即錢也　王隱　晉書王隱云惠帝時有錢神論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利易不患耗難折衆寶不匱衆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故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辭嚴毅之開難突之口錢多者處其前錢少者居其後云云　顏魯褒　晉書魯褒

字元道著錢神論曰錢可以役鬼神況於人乎云云　黃尋　幽冥録黃尋先貧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無數尋收斂之後富擅江北　織女　漢書董永父死就主人貸錢以葬天降織女與之為妻為主人織絹一月織三百疋償錢既足凌空而去

楊脩

魏志楊脩與武帝同看曹娥碑碑陰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武帝莫曉楊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虀臼受辛受辛辭字　羊欣　宋書羊欣年十二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訪之欣方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書法彌進名行當世　葛生　毛詩葛生刺晉獻公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舜典　尚書舜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山龍華蟲藻粉絺絵作服汝明　趙壹　後漢趙壹詩云咿優北堂上骫髦門邊文藉雖滿

腹不如一囊錢**煬帝**隋煬帝開沛水以達揚州船以錦為纜使宮女衣綺綉挽之**石崇**晉書石崇巨富為錦步障五十里**項羽**史記項羽與漢高祖既滅秦羽封諸侯或勸羽都關中羽曰大丈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繡而夜行遂還徐地**左元放**魏志左元放有道術在曹操座上於盆水中釣一大魚令烹以供客操曰須蜀中生薑以芼之元放曰容往市之操恐其不實乃謂曰若於成都市生薑吾先是使人於蜀市錦五十端今計之若更益二端可也可為使人言之能否元放曰能少頃元放袖中出生薑操曰曾見使人為道益買錦二端乎曰言之矣居數日使者自蜀中還果更市錦二端而歸**貴妃**白延翰唐拾遺云楊貴妃縊于馬嵬驛店媼得錦靿一隻過客一翫百錢前後所得數十萬**劉延朗**五代史劉延朗宋州人廢帝起事於鳳翔時延朗為孔目官率城中民錢以給軍帝入京師遂以延朗為樞密副使專任事納賂多者與善州少及無賂者與惡州由是人人皆惡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矣**鄭愚**唐鄭愚津陽門詩云驪山按樂東風暖宮娃賜浴長湯池剜成玉蓮噴香水漱迴烟浪浴逶迤犀屏象薦雜羅綺錦鳧繡鴈相追隨**劉峻**南史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博極羣書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梁武帝每

昭文張金吾藏書

集文士策經史事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帋筆更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不復引見也

贊曰

錢之為物　以濟不通　縑絲綺縠　衣被為功

制之有等　絺繡文龍　不僭不陋　服稱其衷

取之不義　或喪厥功　過差不道　鍾為鞠兇

印綬篇第九十二

張良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高祖令鑄印及張良入高祖方食為良言之良借前箸以畫八難高祖罵曰豎儒幾敗迺翁事於是趣令銷印**顏真卿**唐朱泚之叛顏真卿憤忠義欲徵兵而無印遂倒用司農寺印**張顥**搜神記張顥為梁相雨後有山鵲飛隨令人視化為一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其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於宮中矣**孔瑜**晉孔瑜見漁者得龜買而放之中流龜左顧及封侯鑄印印紐為龜相鑄成輒左顧如是者三瑜悟乃取而佩之**趙后**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上遺以五色文綬四采**鄯善**晉太康四年鄯善國君遣子元英入侍拜騎都尉假歸義侯印青紫

贊曰　在昔唐虞　省方班瑞　印綬等差　革于後世

金玉青黃　名同制異　忠孝賢能　佩之無媿

付與非人　姦凶所利　封錫審詳　庶幾不墜

都邑城郭篇第九十三

劉敬　漢書劉敬上書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曰東有成皐西有渑澠背河向洛其固亦可恃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地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之國也上意遂定　周公　漢書云昔者周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　張儀　華陽國志秦遣張儀收蜀儀至蜀忽有大龜行於野其迹周圍數十里儀使役夫以龜所行圍築之遂不壞城既成龜輒死儀使人藏龜所遺殼於武庫後至

唐高岑文守蜀以救為帶攜去至今號曰龜城　鯀　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城土色皆紫故謂之紫城　下魚　泰山松宜都記曰岷山縣六古今注曰秦始皇所築長唯兩道可上皆險絕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田種昔永嘉之亂土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盡取池魚擲下與賊以示不匱賊遂退因名為下魚城　顏回　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足以給絲麻回不願仕也　滕文公　孟子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鄭伯　左傳鄭莊公曰制巖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叔段繕甲治兵祭仲諫莊公曰都城不過百雉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姜氏欲之何厭之有叔果叛公知其期攻之叔走

伯克段
于鄢

贊曰 都邑之稱 爰從古昔 外郛内城 渠隍溝洫
以建國藩 以為民域 衛善防姦 高深峻極
德苟不修 險安可必 貴在人和 守之勿失

宮殿樓臺篇第九十四

始皇 秦始皇建阿房宮唐杜牧之阿房宮賦其畧曰釘頭鱗鱗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曲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又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繞繞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日之内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云云觀此賦則其大可知也

高祖 漢書蕭何建未央宮成高祖以為太侈何曰且使後世無以踰也 **杜子美** 唐杜子美早朝大明宮詩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古今之絶唱也 **秦本紀** 殿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矣 **馬皇后** 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后嘗有不安在敬法殿上令兄弟得入見之 **後唐** 五代唐莊宗都汴夏苦熱欲於内苑建一樓以避暑計費錢數十萬三司使郭崇韜以庫藏匱乏難其事諸宦者從容言曰臣等及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等宮樓閣百數今之大内不及故時卿相家陛下欲營造一樓三司使郭崇韜眉頭不展莊宗於是使人問崇韜曰朕昔與梁相持於河上不避寒暑亦不以為苦今無事深居覺暑熱不可當夫何故也崇韜對曰陛下昔日以天下為心今日以一身為急故也莊宗遂罷其議 **文王** 毛詩靈臺章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懽樂之 **伍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享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乃成諸侯不至若君謂此臺為美殆矣貫逵注曰所謂匏居乃高臺名也 **寡婦清** 史記蜀寡婦清先得丹穴之利數葉家大富清始皇以為貞婦為築臺號女懷清臺 **相如** 王褒益州記司馬相如宅在成都西笮橋北百步許今海安寺是也南有琴臺 **漢光武** 後漢光武皇帝築雲臺上圖畫二十八功臣獨馬援以椒房之戚不

昭文張金吾藏書

與魏明帝世說漢有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錯錙銖遽相負揭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隕魏明帝登之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之力偏故也後竟不能修梁孝王漢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作曜華之宮築兎苑於園中陳元達載記劉聰元海第四子以貴嬪劉氏為皇后將為劉后起鵾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造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之計陛下殺臣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聞之密遣中常侍勅左右停刑于是手疏諫聰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遥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魏賢堂鵾儀殿之議遂罷○魏武魏畧魏武帝於鄴都築銅雀臺殿上以銅鑄鳳凰高二丈置之殿脊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四 終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五

平陽王朋壽編

堂宅門墻篇第九十五

論語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管子管子云今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日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而君十月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楊震後漢楊震華陰人好學講書有鱣魚三被鸛雀銜飛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數有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昇矣後果為三公時人服都講之博物宮殿簿洛陽宮殿簿曰洛陽有樹間堂皇杏間堂皇柰間堂皇竹間堂皇李間堂皇魚梁堂皇醴泉堂皇百戲堂皇堂不立辟曰堂云云孟子孟子云說大人者勿視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共王漢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金石絲竹之音遂不壞宅晏子晏子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公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辭曰君之先臣容焉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請辭卒復其舊 周瑜吳志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蕭何漢書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苍僻處為家守儉不修垣屋曰令後代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封衡後燕錄封衡字伯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擔于路引歸問之父曰宣子一飯書名春秋宜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 何文干寶搜神記魏郡張氏本富忽衰老財散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病復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土三更中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其人曰何以有人氣答曰無便去文向呼處問曰適赤衣冠者誰也答曰金也在屋東辟下問君誰也曰我杵也今在竈下至明文於是掘東辟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 諸葛漢紀曰建初二年封諸葛太后詔曰前遣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知默止 子貢曰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得其門而入得其門者寡矣 馬援漢南紀曰馬援奏曰武帝時善相馬者以馬骨相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 季氏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而在蕭墻之內也 張昭吳志張昭字子布數諫孫

權權恨之默於家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權後固謝昭昭不起燒其門以恐之諸子扶昭權命升車同載而歸 魏舒晉書魏舒字陽元少養於外家有相者過門曰此宅當出三公舒曰當為公成此宅相後果為司徒

贊曰 上古民淳 巢居穴處 聖智因之 易以堂宇 陶甓門墻 以蔽風雨 綢繆疎達 以寒暑 夫何後人 淫侈非度 刻桷丹楹 自詒譏侮

園圃道塗篇第九十六

董仲舒前漢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子貢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甕入井取水灌園子貢教以桔槔丈人嫵用機巧不肯從 莊子史記莊周嘗為漆園吏 文王毛詩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者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范丹陳留耆舊傳范丹學通三經嘗自灌園楊子列子云楊子鄰人亡羊率其黨請楊子共追之楊子曰亡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大道以岐多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符堅前秦錄符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植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可汗唐平定四方與可汗通東北開驛路萬里置亭驛號曰通天可汗道鄧艾魏畧鍾會伐蜀取劒閣未下鄧艾從江由道束馬懸車遂至絲竹在成都西北乃至險也張良史記張良與高祖至漢中勸高祖燒絕斜谷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楊子雲法言云川雖曲通諸川則由諸塗雖曲通諸夏則由諸

贊曰 園囿陂池 養生之具 上之帝王 下焉民庶

莫不資之 禽魚菜茹 與衆同之 久彌垂裕

利苞自專 民無所措 大道通塗 安行奚懼

毛詩陳國風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其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周制夕市夕時而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周禮曰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風俗通風俗通云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者當作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因井為市故云也秦惠尚書傳秦惠時狼入咸陽市昭王時狼又入咸陽市中呂不韋呂不韋為秦相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門繫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漢書漢書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司馬季主史記司馬季主先賢傳曰熊宜僚楚國隱居市南不屈於時梅福漢書梅福為於長安東市市南楚國人也為縣尉以王莽之亂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伍員史略伍員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吹簫乞食於吳市中法言楊雄法言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一開之市必立之滕文公篇陳相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古語云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

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贊曰 市井致民 其來尚矣 自昔神農 玩交析理

噬嗑象宜 緣情逐類 以聚貨錢 以通財利

壟斷之登 關司征稅 貪殘之為 率非善治

菓實篇第九十八

李少君 史記李少君見武帝言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先生食臣棗大如瓜 許栖巖 洞靈記許栖巖於蜀道棧路絕嶮處馬失俱墜適有積葉得不損傷而無路可上久之人馬皆飢馬跑落葉於地得大栗一枚如拳剖而食之乃數日不食 陳仲子 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陳仲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漢書 班固漢書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江南千樹橘與千戶侯等 東方朔 漢武外傳西王母降於漢宮與武帝坐方朔自隱隙間窺之西王母指之曰吾海上有蟠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而實此兒已嘗三盜吾桃矣帝始異焉 屈到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刑法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德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注云芰菱也家臣曰老建屈到之子也 孔子 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用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 李衡 吳書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貧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客十戶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當封侯吾答曰且人

昭文張金吾藏書

患無德義不患不富君貴而能貧好耳用此何為
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綃數千疋家道遂殷足矣 宋就賈誼新
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
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因以
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已因夜往竊
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
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亦惡何褊之甚也我教子每
惡亦惡何褊之甚也我教子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
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乃梁亭也楚令聞之
大悅具以聞楚王楚王恕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
得無有他罪乎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
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為功因禍為福老子謂以德報怨
禍為福老子謂以德報怨 委武世說魏武帝姓曹名操
軍失汲三軍皆渴乃紿曰前有梅字孟德小字阿瞞嘗行
樹子繁而酸士卒聞之口皆水出 李太白天寶遺事明皇召諸
顧謂李太后朝孰愈太白曰我朝與太學士宴於便殿酒酣
門國由佞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釋香味唯揀肥大者我
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 陸納晉書陸納字祖言吳郡
得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人少有清操為吳興太

守不受俸祿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傲窺為之
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
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 王戎晉王戎幼敏慧與群兒戲見
戎獨不去或問之曰李在道
傍而繁必苦李也已而果然 度索君魏文帝列異傳衷本初時
共立廟兗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
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
去後度索君曰 曾子孟子書盡心篇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此南海君也 曾子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
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
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王吉漢書王吉少好學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而
啖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乃已 狙公莊子云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
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張騫博
志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及榴胡桃及蒲萄移植中國 邵平漢邵平不仕種瓜於長安青
門外東陵時人謂之邵侯瓜 莊子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 楊妃唐明皇愛幸楊貴妃貴妃好食荔支荔支出川蜀及閩中去京師地遠而荔支

世云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於是每荔支熟時置驛以貢貴其未變而得進御也故杜牧之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萬戶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見郭思泰中記**西王母**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侍女捧以進于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帝食而留其核母曰用此何帝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劉阮**續齊諧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中剡縣有劉晨阮肇二人天台山采藥迷失道路粮食乏盡望見山頭有一桃樹共取食之如覺輕健下山得澗水飲之逐谷澡浴見有蔓菁菜從山腹出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里許又度一山出一大溪見二女人顏容絶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來之晚也因邀過其居堂宇服用無不精嚴左右侍者悉皆端麗設酒食須臾又有三五仙客將桃五七枚來云共慶新郎也劉阮駐者半月求還家女留之曰今來此皆是宿福當且留此於是遂往以日月計之約半年其中天氣恒如二三月時又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爾劉阮從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還鄉並不見舊人詢訪宗族得七代子孫二人驚悟却還山竟尋舊跡唐有人種李而其實不獲後二公亦不知所終云**鑽核**撫言唐有人中庭有橘或收摘之餘葉間猶有橘中有四老人相對弈棊一老曰橘主人遂自取之手至未摘其橘皮自裂橘中之樂不減商山遂俱不見**齊戍**左傳齊使連稱管至父及瓜而代及期求代不許二人遂謀弒君老子老子苦縣人其母娠者七十二年一日庭下攀李樹從左腋而生老子生即鬚髮皓白指李樹曰此吾姓也遂姓李氏

贊曰　果實之味　非甘即酸　土木之性　惟斯兩端
荔支之毒　菱芡之寒　各以所處　隨而變遷
棗栗榛橡　有功歉年　新斯薦廟　罔敢弗虔

花竹木植篇第九十九

衣保兒南部煙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衣保兒者顏色端麗然頗有憨態海中長洲進花一枝香氣異常着人衣袂經月香不減其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帝每御輦使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曰司花女一日在便殿命虞世南草詔保兒定目視

世南帝曰汝不識此人耶於是使世南嘲之世南嘲之應制為一絕以進曰學畫蛾兒半未成垂肩驛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

鬼仙 唐西川蜀州太守衙後圃有紅梅六樹正月間花正開時傍有小閣居嘗封鑰之守園老吏忽見數婦人在閣上凭欄賞紅梅花笑語甚懽吏意其太守家人引避久之不聞人聲往視之閣之封署如故塵埃宛然吏驚以告太守使開而登閣上則杳無人跡於壁間見題字墨猶濕乃一絕句也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杆識者云此必鬼仙也載於摭遺

寇萊公 宋寇萊公下邽人為相不慎密為人告其出不軌之言貶為雷州司戶過庾嶺嶺上有神祠往來人甚神靈之萊公至其下遂取折竹一枝插於祠前誓之曰若寇準不負朝廷此竹當活後果活至生笋成林後人號曰萊公竹

梅聖俞 歸田錄梅聖俞宣州人知名以詩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論惜之其初受勅修唐書也謂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其妻應聲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聞者皆以為善對

湘妃 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竹號湘妃竹

謝靈運 謝靈運晉書云元康二年春二月巴西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

羅浮山 羅浮山記曰節竹本出西域張騫西至大夏所見也

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為杖

史記 史記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韓退之 唐韓退之詩云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椽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全

王者德 徵祥記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也

偓佺 劉向神仙傳曰偓佺好食松實能飛行如奔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

萬儲 謝承後漢書萬儲字聖明歙人也除郎中遭母喪棄官行禮負土成墳種松柏千株鸞鳳棲其上白兎游其下

東方朔 漢武帝閑居鵲鳴新雨止朔執戟殿下呼問之曰殿後柏樹上有枯枝鵲立上東向而鳴果然

莊子 莊子名周逍遙游篇云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又山木篇云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材與不材之閒

莊周 曰鵷雛發於南海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陶淵明 晉陶淵明柴桑人門栽五柳自號五柳先生解官歸作五柳傳

孟子 告子上篇云牛

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也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其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贊曰 奇花異卉 在處有焉 土性秀發 何必丹延

昔稱西洛 綦布名園 功參造化 妙 先天

巨材脩竹 喬岳渭川 棟梁籩綆 比用才賢

禽獸蟲魚篇第一百

莊子 逍遙遊篇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海 將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詩疏 孔演圖曰鳳火精也雄曰鳳雌曰凰雛曰鸑 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鳳有六像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許慎說文曰鳳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鷰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

昭文張金吾藏書

安寧 相鶴 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游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 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飛則一舉千里 衛懿公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林逋 林逋處士居於錢塘西湖養一鶴每入市未歸或有客至則鶴飛翔於空中逋見之知有客即歸 田饒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瀹而食之者何也其所從來近也 左傳 左傳曰古者畜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 陶侃 晉陶侃嘗捕魚於澤得一織梭歸挂於壁少頃雷雨梭化為龍飛去 三友 魏志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為友號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莊周 莊周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 龍伯 列子龍伯丈人揭竿於東海上一釣而連六鼇海中每三鼇共戴一仙山自為龍伯所釣之後方輿員嶠二山遂沒於海底群仙遂無所居訴於上帝帝怒侵小龍伯國之人至今止長五十里 孔鯉

家語孔子娶于宋一歲而生孔鯉生而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以魚名鯉字伯魚　公牛哀淮南子云公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往視之則搏而食之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　楊崇義天寶遺事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兒李奔通遂謀害崇義一日崇義醉卧劉與奔殺之埋枯井中其妾葦無所覺唯有一鸚鵡在堂前架上劉遂陳言其夫不歸慮為鄉里知其情劉氏遂自訴於官官亦未之所考時人亦莫究其弊縣官再詰崇義家檢校而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奔也遂捕付獄備伏情款事奏明皇歎訝久之劉氏李奔棄市封鸚鵡為綠衣使者付後宮宮人養之張說舍人撰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甚著　裴耀卿天寶遺事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目為知更雀云　高太素撫遺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處清心亭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一猿詣亭下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為報時猿時人多師事太素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問左右曰此蝦蟇屬在私地者屬私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螢又曰鸚鵡者屬私禮記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楚王震澤事苑

云楚王畋於震澤遇群鹿約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群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之族滅絶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絶也王異之遂命諸將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群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傍人奇其事為立廟號為鹿王廟此說與青瑣所載不同兩存之云　尚書旅獒第七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注西戎之長致貢其獒大高四尺曰獒以犬為異　褒以史記夏之世有龍鬬于宮庭而遺其漦流出化為黿走以後宮觸宮中女子既而女子有娠以其不夫而娠流于褒中遂生褒姒　王師中唐宋摭遺別録王師中登州一日大風異常呼州之父老問之云此何祥也父老曰海中有魚最大者曰海鰌將過此則必先有大風此幾是也師中曰苟果爾當其欲到時幸見報與父老共觀之翌日父老云海鰌且至矣邀師中登蓬萊閣候之須臾魚至不見其首但見其脊如山出水上隱隱自北而南經二日始見其尾莊子云未有知其脩者此之謂與　周壘録異記唐周壘字子

明夏陽人常夜行嵩少間忽望見前林麓間光彩晃耀近之稍覺寒氣逼人行至林間則去道數十步外見一大蝦蟆如數十間屋光出其身之四周噩意其必是月中物也大駭奔走出林迴視之不見矣

列子 列子云有人山行而逢鹿掊而斃之力不能舉埋之道邊以蕉葉覆之歸途恐忘之遂詠其事時有從後聞之者遂以其語求之得鹿潛取以去其人至家將刀繩之屬復來取鹿至其處則無有也於是自疑以為夢

崆峒 倦游錄平涼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山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為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必有 或反

河豚 倦游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云云

贊曰

鯤鵬之大 斥鷃之微 鳳凰鴞鴟 因地因時
貴安其分 隱見從宜 昆蟲鱗介 各以類推
或潛或躍 孰是孰非 以資口腹 聖仁所嘻

昭文張金吾藏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終

昭文張金吾藏書

北京圖書館藏

[illegible]

彙鈔秘册